

# 新華日報

第二十九期



登記證 中央黨部 警字 第七〇六九號

## 本 刊 代 售 處

南京：花牌樓，良友，中央，金陵，大  
中，中南，羣衆，新京，國民等  
書局

上海：現代，光華，作者，上海等書局

廣州：共和，華南等書局，圖書消費合

作社，中國書報代辦所

香港：啓新書局

汕頭：現代，世界書局

梅縣：中華書局

興甯：啓新書局

杭州：開明，文藝，武林等書局，集益

合作社

蘇州：蘇州旅行社

無錫：千鍾書局

南通：三友書局

北平：新月書店

漢口：新時代書店

天津：天津，精華書局

濟南：中山書局

西安：西安派報社

開封：秋水書店，統一，共和等派報社

南昌：江西書店

成都：北新書局，普益文化部

重慶：北新書局

鄧都：平都書局

雲南：文化，東方書局

蕪湖：蕪湖書店，科學圖書社

高郵：新華貿易公司

濟源：新民書藥社，民智派報社

鎮江：東華書局

徐州：普育書局

廈門：新民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局

安慶：景文書局

福州：大西山房書紙儀器館

徽州：徽州日報館

九江：中華書局

荷澤：荷澤書報代辦介紹部

橄欖月刊

第二十九期

# 橄欖

## 小說

三姊妹	盛煥明(二〇五)
紅燈的照射	王開璞(九七)
無辜之刑	裘鵬(八五)
搬家	絃平(七五)
對象	宋錦章(六九)
風波	陳霖光(四九)
夢的供出	林適存(三九)
犯罪	章伯彝(三五)
少女的心	鄭影子(二三)
血泊中的笑眸	燕妮(一)

## 詩歌

是時候了	丁伯驩(一二六)
Song	何德明(一二六)
旅程	裘鵬(一二五)
心的躍動	李夾人(一二四)
Good morning	楊晉豪(一二二)
長行曲	侯汝華(一一一)

# 第二十九期

## 後編

雜記

編者(一四一)

## 文化通訊

杭州文藝界續訊……西彥(一二七)

## 小品

蚊……須白石(一一五)

## 隨筆

托爾斯泰與二十八……(一一九)  
 蕭伯訥的 Arms And man……(一二四)  
 馮沅君害人……(一二三)  
 吳曙天少做文章的原因……(九五)  
 潘大道的死……(四八)  
 驚煞了墓裏的阿Q……(六八)

## 論文

文藝思潮轉變的程序……陳適(九三)  
 文學與藝術……湯增敷(六一)  
 短篇小說的歷史……張資平(二三)

## 報元葉情壇文

著作人出版人聯合會防止

翻版

定期文藝刊物另訊

凱末爾傳譯出

新京文壇又將活躍

文藝新聞的刊物勃興

天津的文藝界

陳夢家投筆從戎

慧星創刊

### 國內之部

托爾斯泰的作品展覽

馬齊里納獲得龔果爾獎金

蕭伯訥定期來華

馬鑑齋受罰

蕭伯訥受警告

漢學家伯希和來華

巴比塞保釋牛蘭

高爾斯華綏病故

### 國外之部

## 血泊中的笑眸

燕 妮

(一)

一點，兩點，冰冷的東西落在這歸人的臉上，他，張  
翼，伸出粗大的獨臂，向空中探試。

——呀，灑雨了！

他加緊步度向歸途邁進，兩眼很興奮的望着遙遙快近  
的故鄉。

故鄉依舊是兩年前的故鄉……

暮春傍晚，濛濛細雨的氣霧中，那廣闊平原的青蒼里  
，有宏高的立體建築，有衝入雲霄的煙筒，有矮小的板屋  
，錯綜的形成一條弧形的巨影，似水蛇遊過池塘清波。

從許多的煙筒晝夜不斷的喘出濃密的煤烟看去，可知  
這是一個熱鬧的工業區，這裡只見得資本家權勢的擴張，

手段的殘酷，肆無忌憚的淫威；女人的唇紅，香烈的春綠，肉的醉迷，一切一切都是他們娛樂年華的目標。他們并未想到，他們利用剩餘價值榨取工人的血汗，使累千累萬飢寒的羣衆，在似牢獄的工廠里作牛馬，在遮不住星光的破屋里呻吟。那兒的人臉黃飢瘦，常常飢餓着，但他們很柔順的去接受一切殘酷的高壓，甯願節食，甯願減衣，甯願賣兒女，甯願毀壞身體的健康，去完成資木家的企圖。

一張罪惡的圖案，道德和公理露骨的真形。

故鄉依舊是兩年前的故鄉……。

張興現又歸來了，他望着空中煤烟陣陣的嬈繞，他感昧着已往，已往，他曾經很痛快做了一點稱心的事，他之跑去當兵，也是爲了這事。

剛剛從廁所轉來，經過朱工頭的房門。

——呀！救……

一個女人的聲音從房里傳來，張興奇異，伸頭向窗孔一望，朱工頭正按着一位年輕女工在屋角糾纏，那女工在工頭有力的兩臂里掙扎，似一隻虎爪里的野兔，張興氣極了，眼角里冒出火花，提起腿，向房門拍的一聲，打破了，捏着鐵一般的拳頭衝進去，朱工頭正高興這肥樹快到口邊，突受着意外的音響，一驚，掉頭，普的一下，一個堅

實有力的拳頭打上了鼻樑，紅的鮮血飛迸出來，痛得頭昏眼花，倒在地上。

女工李春玉得了救，他跟着也被這家工廠開除。

張興被開除后，隨即發生失業的問題，那時正是中國革命爆發，血的奔流，肉的顫動，凡是頭腦比較清晰的人都意識到未來的幸福在這革命的火花里，張興受了痛苦的自覺，也飄然去到大江之南，加入了革命軍。

他在軍隊中，每次作戰，都異常奮勇，爲了自身過去受工廠里猛烈的壓迫，爲了許多仍在資本家鐵蹄下受蹂躪的朋友們，他不顧家里白髮蒼蒼六七十歲的老母，懦弱的妹妹，毅然而勇敢的去殺敵，去衝鋒，想從這裡打出光明來。

他誤把自己的身體當作銅筋鐵骨，忘記了肉體，究抵不過無情的炮彈。在一次拂曉，田野浮泛着稀薄如紗的白霧，張興這連受了敵人大部的包圍，他們不畏屈，拼命的打一條血路衝出，他的左臂是打傷了。

他在陸軍醫院醫了兩月，手臂是鋸去，本來他看見有幾位軍官的臂傷比他的更重，但他究竟是一位兵，醫生爲容易醫治起見，竟將他的手臂鋸去。

張興只有一隻獨臂了，軍隊中不需要獨臂的軍人，他



住在傷兵收容所，過了幾許的日子，他無聊時外出，望見許多軍官攜帶着年輕美貌的姑娘坐着汽車滿街亂飛，那種驕傲的氣息，刺痛了他的心，他俯視着自己的斷臂，終於明白了這次革命的結果，他傷感革命的幻滅，悲哀了，比他斷臂時更悲哀。於是他想起家里的老娘，妹妹，朋友來了，他不願在傷兵收容所吃那碗牢飯，他決心回去，回到那雖然也是痛苦極點的故鄉，但究竟可得家人一點溫存的同情。

現在又回到故鄉來了，一切都沒有什麼改變，只是他少了一隻臂，呵！這已不是兩年前健全的張興，是斷臂的張興了。

張興來到一道小橋，橋下的水碧綠，浮着密集的藻萍。橋頭那株楊柳，青翠依依，不減昔年離家時的豐情，一絲一絲長垂到地面了。樹下蹲着一個洗衣的女人，磅磅的杵衣聲，激動了這暮春傍晚的寂寞，有一種特殊淒涼的情調襲來，他這顆歸心突然撲撲的跳動，使他迷離到一刻鐘后見了家人的一切，呵！他的斷臂，母親的眼淚，今后的生活……他是悵惘了。

轉入了人家漸密貧民居住的街市，從每家破壁漏出一絲一絲黃紅的燈光，射上這碎石鋪成的街面，忽明忽暗的

引導張興來到尙可辨認的家門，他，推門進去，這潮濕的斗室里，木桌上一盞灰暗的煤油燈下，照着一位衰病的老婦，耽着背在桌旁工作什麼，當她聽得門響，抬起頭，正望見張興推門進來，她一怔，張興迅速的跑到她的身旁。

——媽媽！你……

他哽咽的說不出了，母親認出真是兒子回來，緊緊的抱着兒子也哭了。

——興！我以爲你死了，幾年都沒一點消息。在用籬笆隔成的廚房里正在煮飯的妹妹，黑姑，突然聽得哥哥的聲音，也跑了過來。黑姑用手去拉哥哥的左手，呵！她驚訝的叫出：

——唉呀！哥哥，你這隻手呢？

張興陷入無可掩飾的困難中，告訴了她們，又惹出一陣流淚的痛哭。

雖然兒子是斷了一隻手臂，在母親心上深刻了一道傷痕，但兒子歸來了，母親反覺得幾許甜蜜。

母親是很快樂，她將兩年的瑣絮事，都全告訴了兒子，她比黑姑在工廠或是意外得了較多的工資更快樂。

張興呢？兩年來，奔走天涯，風塵勞苦，異地的情調，理想的幻滅，心焰早已漸漸的熄滅，現經慈母愛情的溫

存，妹妹誠意的安慰，又漸漸的燃燒起來，他直覺到世界并不十分冷漠，值人留戀的還多，他這夜很安適的睡在破床上，他想從明天起他要開始新生活，革除近來灰頹的思想，追求自己人生的幸福，不，還有母親的，妹妹的，以及一切朋友的幸福，去把擢獲的責任，他要放在自己這隻獨臂上，……

——興呵！你狀了呢！

母親突然在對面床上笑出，他仔細一聽，她是在睡夢中嚙語呢，呵，他感覺母親太痛愛兒子了。

次早，張興從甜的夢中醒來，天已晴了，雪白的晨光充滿這間小小的破屋，母親已經起床在做什麼，妹妹已經到工廠去了，呵，工廠，囚籠，死人的陷坑，爲了生活，眼見着妹妹可憐的步上死的途徑，但有什麼辦法呢？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但他立刻恢復了他那堅決的精神，不信生鐵般的男子，屈伏在環境里，斗的躍下床來。

他衣囊里尚有點剩餘的旅費他出外買了幾隻油條，正和母親在家嚼着，忽然妹妹和一位輕的女工進來，他驚奇的問：

——怎麼今天就回來了？

——我們將來告訴你一點事。

——什麼事？

——我們廠里的工人前幾天就要求增加工資，但廠主不肯。

——不肯就算了嗎？

——自然我們爲了不能生活，要力爭，要堅持到底，現在我們議決罷工了，十點鐘全廠工人去請廠主顧慮我們的困難，斟酌加點工資。

——是呀！我也願幫助你們一齊去請願。

張興很愉快的向空中舉起拳頭，表示已獲得勝利似的。他轉頭才看見立在妹妹側邊同來的女工，似乎很面熟，經妹妹的介紹，知是兩年前救過的李春玉。

李春玉現在長得更成熟了，大約二十歲吧，容貌很美麗，兩隻眸子很黑油油的，嘴唇紅嫩嫩的，她自從在永豐紗廠被工頭欺辱幸得張興脫險后，她才轉入茂源紗廠，與黑姑同廠，她常向黑姑探詢張興的消息，但是張興這位鐵漢進家后沒有一信回來，她暗里也曾灑了不少的相思淚。今朝黑姑將張興回來了的消息告訴她，她很欣悅的跑來，一進門，他們兄妹就不住的問談，現在她才得空插口致謝張興過去給予她的幫助。

——呀！那算什麼？我本性要我這樣做，并不是有意

來幫助你……哈哈……

張興狂笑，繼着又說：

——我們莫談廢話了，去參加請願罷。

三個人很快樂的出門去了。

母親在家里期待好消息歸來。

(二)

張興一行三人來到S路口，已經有許多工人集合在那里，片刻，人來得更多，他們隨着闊大的羣衆向茂源廠主的公館蜂擁而去。

這羣衆似水流般的滾到一座華麗的立體建築前面停止了。

這就廠主的公館。

幾位代表進去了，他們鶴立在門外等待好消息。

一個很長的時間滑過，幾位代表頹喪的出來，衆人爭問究竟，代表擺了擺頭。

——不成功呵！

這一聲霹靂將羣衆震啞，都沉默在片短的時間里，然後才聽得漸漸噪雜的聲音。

——不成功？非成功不可。

——我們還是要求。

——對呀，再要求。

——最好加派三位代表去。

——讚成，讚成。

於是這位曾經打過一次工頭的勇士，素受同志稱讚的張興也被推進去。屋里的僕歐引導他們進了門，是一條花崗石鋪成的道路，向花叢游蕩過去，青柔的細草，作線條鑲在路旁，許多燦爛的紅花，參差的搖顫着，一種香與光的逗引，使人感覺異樣的情調。

路線一轉，來到一間製置美麗的屋宇，代表們叫了一聲「廠主老爺，」才魚貫進去，排立在屋里的一角。

張興看見這位廠主，約有四五十歲，蓋着八字鬚，同一個很騷蕩華麗的年輕女人靠坐在依南窗的沙伐上，那女人懷中抱着一隻油光水滑花白色的哈叭狗，那狗望見他們進門來很驕傲的吠了幾聲，女人很不耐煩鄙薄的瞟了他們一眼，低頭去俯摩狗的背毛。

廠主見他們又進來，用手拭着鬚子，劈頭就說：

——你們不要再胡纏了，罷工恐駭不了我，你們不作工，有別人來幹。

——廠主老爺，我們并非為恐駭廠主而罷工，實在我們無法生活，工作不下去，要求廠主慈悲加點工資呵。

——哼！加工資？我歷年虧本不少，找誰倍償？你們的生活，我管不得，我是按規定給工資，就對了的。

——廠主！你……

——不要再說了，再說還是無效的。

——廠主老爺！我們沒飯吃，怎麼作工？

——哼！沒飯吃？你們問自己的命運，再不然去野場吃青草罷。

——啊！

代表們目瞪口呆的望着，廠主怒憤憤的立起攬着那女人的腰跨入第二間房里去了。

他們又失敗了出來，羣衆都沈痛而憤怒了，他們咀咒人類太不平等，他們傷泣過着牛馬式的生活，他們立在這華麗建築屋前，他們想到自己不蔽風雨的破屋，他們吃的空氣都是煤臭的，尤其是張興感覺他們的生活還不及那隻在那女人懷里的哈叭狗，他憤怒的說：

——媽的，我們還不如廠主的狗呀！

——是呀，我們還是去要求，還是去要求。

一陣噪雜聲音正似潮水澎漲着，許多拳頭在空中飛舞着，突然蠕動的人頭落下如雨點的木棒。

——唉呀！警察來驅逐我們了！

——我的頭破了！

——呵！我的手臂！

羣衆雜亂的逃避，哭叫的聲音轟天震地。張興這時在人羣中極力的高呼，阻止逃避。

——我們不要跑，我們要抵抗！要奮鬥！要奮鬥！

於是有許多人醒悟了，回身去和警察肉搏，這時混亂的聲中，却聽得加了一片打呀打呀……的怒吼。「砰砰！」警察開槍向羣衆射擊了，羣衆依然不退，但在第二次槍聲響時，張興追向街頭的轉角突然倒下，他用單臂想掙身起來，他覺胸膛巨痛，又倒下去，他用手去摩胸膛，發見滿手是腥紅的鮮血，呵！又中了槍彈，鮮血流泛在地，這時跑來一位女子蹲下身將他抱着，他在疼痛的昏迷中，依偎在溫柔的女人懷里，望見一雙淚光瑩瑩的眸子，好像是李春玉，他慘然感謝的一笑。



凱 末 爾 傳

復興土耳其的民族怪傑！

比墨索里尼更偉大！

比斯大林更可怕！

被到強逼得無路可走的土耳其，大家都以為牠的死期到了。那知道凱末爾在小亞細亞的深山裏怒吼起來，趕走了希臘十萬大軍，創子手大英帝國的面目撕得粉碎！他那樣民族怪傑之一生，我們怎好可以不知道呢？本書是用小說筆調寫的，譯筆忠實流利，凡武裝同志，政治家，文藝家，均應人手一冊！

每册定價五角 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函購處：南京太平路線路社  
優待函購，九折計算，郵票十足通用，寄費贈送，線路及橄欖  
定戶對折，惟須附寄費三分。

澤田謙作 何雙璧譯 青年戰線社版

## 少女的心

鄭影子

在那室內，只有一個棕色的女人和我，年輕時健康的  
身體是姣媚的，但是，不知怎樣我今晚的心跳動得這樣厲  
害，尤其被門上飾着中世紀衛士的圖案，使我勾引起不少  
不舒服的念頭。

窗外已是幽靈的夜，室內充滿着春夜的一層朦朧，裝  
嵌在天花板上那盞尖形的天燈，光是如一藍色的晴天那般  
和暖，但是我的心今晚為何跳動得這樣厲害呢。

出來時因為我沒有對母親說吧！誠心為了一件朋友所  
托的事情去訪一個年輕而時髦的女人，在事前當然亦有一  
些準備，料想不到當時自己認為至少會打動她芳心的那幾  
套含有詩意的說辭，到現在要說時却一點都沒有了。

『林先生，你，你，為什麼老不講話呢』。

那棕色的女人可愛的小燕般的身體扭動了一下。的確

我太沒有勇氣了。

『唔……』那時我的熱度從臉上熱到了腳尖，我的心像變了根火把，我低下了頭，我是剛出山洞的小羊麼？我是條金魚像是見了狸貓一樣？至少那時打痛我的頭，亦說不出一句比較滿意的話。

那麼怎麼辦呢，在情形上看來，我是不應該如此的了，因為這裏沒有第三個人來解除開我們的寂寞，除開我同她講話之外，有誰來使她抹去這不好意思的心呢，並且這次是我去訪她，當然我應該向她說明我這次來訪她的原因，我鼓動着我的心，這樣想。

『蜜司朱，……』我抬起了頭很細心的對她說，不至於使她會生氣吧，『這次，這次我很冒昧的來拜訪你，是爲了你一些很小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林先生，你不妨暢快的說吧，我想你這怕着說出的話，我至少亦知道一些了，哼，』帶着哼字的尾音，使我多不舒服呵，年輕的女人爲什麼就老不客氣揶揄一個怕羞的男人呢，她一定在輕視我沒有男子的胆量，不會吧，一定她猜錯了，說我在向她求愛。

『蜜司朱，那末你可知道的一些是什麼呢？』我慢慢的聰明一些了。

『林先生，不瞞你說，你們年輕的男子來拜訪一個沒有結過婚的女人，至少要說一些戀愛的事情吧，對於那類討厭的事情我是不知經過多少回了，在這裏，不論白天到晚上，房子裏至少有幾個男人來向我談那些使人肉麻的事情，用花言巧語來誘惑我的心，但是我亦有相當對付的手段，林先生，我看你的人倒是很忠實而胆細的（聲音有意的重下來）老實對你說吧，時常我會頑弄着男子，他們那會知道我的手段，請你亦明白些，不要這次白白的空費了你寶貴的時間。』

。她說完了話態度裝着很鄭重。

『呵！蜜司朱，你說什麼話，你不要誤會了我的來意，我這次來拜訪你是完全沒有野心的，我同拜訪一個平常的朋友一樣，雖然對於你，很少有一些不尋常吧！因為認識你的時間還不多，會面的機會而只有過二次，我亦老實對你說：這次是爲了你自家的事情而來找你的』。

來時預備的辭句有一些記起了，但在這樣的局面中怎能適用呢，那時我的臉上亦退去了許多熱度，心亦平靜了些，但是另外又起了一陣厭惡她那種可笑的态度，她會一定當我屈死吧，那我亦給她一些顏色看看，那時她在我心目中姣媚的身段變了條蛇，臉是棕得多少難看呵，早知道

有這樣皮氣的女人，誰來高興同她多談。回想到剛纔我自己那副亦可笑的相貌，亦退改了我自己許多厭惡的心。我應該靜等着，這一幕意料不到的戲劇拉開幕來。

「啊！林先生，原來你是爲了我自家兒的事情而來的，那末真太對不起了(不很誠意的神氣)我不向你感謝反而說出了唐突你的話，但是你起先那種侷促的態度，的確使我很可怕呵，爲何來時的臉紅得到那般荒唐？你應該自己想想，一個這樣堂堂皇皇的男人見一個女人用不到這樣不安靜的態度，我是很知道的，不是你想同自己謀一些利益的話，至少你總是爲了一件虛心的事。」

我聽完了她的話，細看她那種神氣，好像是滿不在乎的樣子，胸口雖亦有些輕微的跳動，我亦知道了，聰明的我應該不要把這次爲她而來的事情馬上就告訴她，因爲她是可笑的在防備着我，並且帶着輕視我的態度，但是我呢，至少認爲她像日本人在四十二小時內想佔領十一個全上海的事一樣可笑呵。

「蜜司朱，虛心是虛心的事，亦可說是爲了謀你的利益起見，但是你要明白，一個年輕的女人不要多去懷疑人家，譬如說：來時我的臉你說我紅得荒唐，荒唐二字在這裏我亦懂得你的，意義好像你以爲我的臉紅得像別一個男

子向你用玫瑰的酒來灌醉你一樣的使你可怕起來，本來一個年輕的女人獨自住在這樣一間精美的房子裏，假使外面沒有一些武力來保障的話，已經是夠危險的了，萬一，一個淫蕩的無賴，或者一個淫蕩而美名藝術家的男子來誘惑你，雖你有手段，或許有時還會去頑弄他，這是據你自己說的，但是在我同你設想起來是多少危險呵，男人們的力氣大，性慾衝動時會來強姦你，那時你怎辦？倘使你喊，他們會用棉布塞住你的口。蜜司朱，那時你的心怎樣，跳麼，你的臉亦會紅吧，我告訴你，一個人剛纔去做那一種事只要是男女間的事一定會紅臉的，因為他們總是心虛着，好像你當時對我說，你老實不客氣是頑弄過男子的，我看你說那句話時至少亦有些心虛吧！？因為你的話到底能否使我信任，你一定亦在担心的，雖然或許你認為我是一個屈死，因為那時我看你的態度到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

或許她亦聽懂了我的話，或許我比剛來時神氣多了，或許我比剛纔一定聰明而厲害起來了，至少給她亦知道了我姓林的亦不是個平凡而怯弱的男子。

『呵，林先生，』她抹了一下頭髮說：『我聽你所說的話，我實在不懂，或許你說得太深奧了，但是你對我說

那些粗魯的事亦是不應該的，你要知道，一個男人向一個年輕的女人說那些你所認謂淫蕩的話，那真好像一個先生叫一個學生讀一本性史一樣，是一種重大的罪，你亦應當注意，但在我是決不會被你所說的那些活像拿一本性史來衝動我的性慾一樣使我對於你會生起一種好感，這是你的夢想了，大約你沒有別的話再可講了吧，那末請你快些離開這裏吧，因為我對於你用這一種手段來勾引我的心是很不適宜的。」

出於我意料外，她還沒有了解我，但是我要用聰明的眼睛看到她的心呵，她的心一定是在跳，跳着我恐怕要用粗魯的手段吧。

哼！我亦虛心的哼了一下，並且有意的看了看室內的周圍，這是我裝的樣兒，『蜜司朱，因為我來時有一種使命，沒有把事情辦掉，我是決不能離開這裏，雖然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又有意的看了看檯上的擺鐘再說：『但是我向你要求一件事你可答應我？否則你看一個男子的有用處吧，』那時忽然我的心又在跳起來了。

看她的臉色亦變了色彩，一陣白的，一陣紅的，她小小的嘴在動，嚇得沒有說話，因為我開頑笑的，裝着一幅威嚇她的樣兒，實在天呵，我自己的心亦跳得很厲害哩。

『林林先生呵，你到底是個不忠實的男子麼？』她立起了身走向那牆邊，室內已演成了一幕恐怖而帶些滑稽的戲劇。

『林先生！』她顫慄地說，有一些恐懼起來了。

因為我假意裝着可怕的神氣已迎向她的身邊。

『那末，蜜司朱，你的心一定是在跳吧？哼，你的臉亦紅了，我老實對你說，我是你所說的又忠實而又胆細的人，然而在你這般不了解我的局面中，我應該向你不忠實起來，現在或許你會更不了解我了，你會擔心着我……我不說了，蜜司朱，我要求你一件事，就是請你告訴我你的心剛纔同現在到底跳得如何程度？』

我說完了話，自己的臉覺到又是一陣發燒，在這樣形成將要嚴重的時期中，我的確亦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了。

『林先生！我我應該對你說的還有幾句話，你願意聽麼？』她說到這裏嚥了一口唾味，態度似乎放鬆了些，或許以為我要求的出於她的意料吧，她繼續說：『你可知道我是沒有結婚過的一個女人，假使你這次誠心是爲了我的事而來找我的，那末，不必說別的，起先就要怪我自己疑心病太重。（看她的神氣又是不大誠意）但是一個人總要憑良心講話，你到底還是爲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來同我談



談而還懷着別有所意的心思而來誘惑我？對你說，一個男人對一個年輕的女人用這樣威嚇的手段是不應該的，假使現在二層樓上的房東來聽聽我們樓上的聲音將要鬧成個什麼樣子，我雖現在沒有職業，至少對於我的名譽亦有些兒不好，何況對於你這樣一個清白的男子，並且我以為你還是被別的女人們所認為一個可愛的男子啦，那是多少不值得呵，官庭會把男女間最不好聽的罪名加到你的身上，那時你怨恨我亦來不及了，或許我那時亦來挖苦你一下，虛構一些你強姦我時的情形，林先生，我同你想想亦是多麼危險的。」

她說完了話，有意給了我一個眼色，把小燕般的身體又扭動了一下，不知怎樣，那時她的身體在我心目中又姣媚起來了，真是又棕得那樣好看，但是她那種可愛的態度，忽然又使我可怕了起來。

因為始終她還是在懷疑我，防備我，她對於一個男子為何如此的不了解呢，一個年輕的女人對一個男子老是下着如此虛心的防備着，我想對於她自己亦沒有什麼多大的好處，何況對於我這個忠實而胆細得可笑的男子。

「蜜司朱，照你所說的話。我現在認為的確有一些兒危險，」我臉上的皮肉忽然抽動了一下，「但是照你這種

防備，對於你亦是無益反而有害的』我那時的態度正經起來了。『譬如就照現在可笑的局面說吧，我來拜訪你時，我的心是跳得很厲害，臉是紅得『荒唐』不錯，但是在你認爲了我是存好意，或許來勾引你年輕的女人的心，那你想自己多少可笑呵，假使說認爲這就是你來頑弄或對付一個男子的一種手段，那末蜜司朱，你的經驗淺薄得太可憐了，你沒有知道你自己，決不是每一個男子來拜訪你都不懷着好意的，決不是每一個男子都想來愛你的，你可曉得我這次來找你做什麼，不是爲了你現在快死的老娘而來找你回去設法一下，因爲你自己亦明白現在你的生活是誰給你的，那我同你想想，實在太亦可憐了，雖然你是年輕，被一些可惡的書籍灌壞了你的腦子，但你亦要明白你們年輕的女人是少不來一個男人的，就把目前放在你前面的情形講，你的老娘死了之後，還能允許你在這室內住上一回麼，那時你必需去尋找職業，但是女人的職業到底是什麼呢，並且在往常，你是時髦慣了的，照你這樣，需要的職業，就是一個有錢而漂亮的男子了！蜜司朱，這並非我來譏笑你，你想想，是不是這樣？』

她聽完了我的話不響，我再把那位朋友托我的事向她說了，因爲時間已經不早，我決定離開這裏了。

『那末，蜜司朱，我要回去了，我的住址是××街十八號，我的家裏除開了一個年老的母親和一個年輕的妻子外沒有別的人，假使你認為我的人還忠實的話，那麼，不妨請過來商量一下，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那末我們就再見吧！』立起了身，她送我門外，不知怎樣，她眼睛包滿了二包水。那可笑的年輕的女人的心呵！走過了二層樓那個房東的家，走出了大門，馬路上冷清清的，已經是午夜了。在路上，我想着今天的晚上多少可笑的事，至少我認為是一個不好的印像吧。

年輕的女人的心多少滑稽，但是年輕的男人像我樣紅着臉的，除非還是一個毛頭的孩子。

此文爲林大弟和朱小姐所作，並請讀者不要誤會。

作者附註一九三二年元月

## 短篇小說的歷史

張資平譯

何謂短篇小說？是否篇幅短的小說便稱之為短篇小說，抑或另具有與長篇小說的文學形態有差異的生理及精神？在考究這些問題之前，有一翻它的歷史的必要。

若從歷史上觀察，在廣義上我們所稱為短篇小說的，可以分為前期的與後期的兩種。前期的短篇小說是自太古以來所有種種比較短篇的故事及傳記。後期的短篇小說即所謂近代的短篇小說，（註一）——換言之即是狹義的短篇小說，它的起源不能上溯至十九世紀。又作兩者間之過渡的短篇小說，當以由文藝復興前後至十九世紀之作品為中間的存在吧。但這種區分法是以什麼為根據呢？這確是不能簡單地下判斷的。就大體說，可以以次述諸點為指標吧。即在近代以前的作品，其內容雖有教訓娛樂等種種目的

，但一般是具『故事』及『神話』等的內容，而其形式則多是以韻文寫成的。嚴密地說，有似歌謠，又有似長篇的敘事詩或傳奇詩中的插話。若用散文寫成的，實可以稱之為隨筆或歷史書宗教書之一部分。我們因從上述種種文獻中彙集其足以稱為『短篇小說』的作品，故謂短篇小說的歷史可以上溯至太古時代。但這些作品與其說是短篇小說，寧可說是短篇的故事，實佔多數。又這些短篇的故事和狹義的短篇小說，一一較之近代的長篇小說，發達稍遲，在對於長篇的形態和機能的自覺之下純粹地以散文表現人生的短篇小說，一一之間的區別是可能的。當然這個區別決不是極明顯的，而不免有幾分是概括的，概念的。但是像文學那樣富于彈力，一一如人生本身那樣的複雜，富于彈力，一一則是當然的事實。即在舊的短篇故事中，其表現和敘述雖稍稚拙。但所含蓄的人的情味，人的智識，決不遜於近代小說中之傑作者亦不少。例如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之『放蕩的兒子』(The Prodigal Son)實可以稱為一篇短篇小說，即多數的文學者亦衆口同聲稱之為空前的佳作。因為有這類的作品，教我們所考察的主題雖是以近代短篇小說為中心。但對於自古代以來的歷史，有加以一瞥的必要。

當我們在歷史上追溯短篇故事時，即可以知道它的起源是極其古遠的。某『世界短篇小說集』(註二)以一般推定爲紀元前約一千四百年之埃及故事(Ampu and Bata Anonymus)爲最古。這篇故事大部分是荒唐的，傳說的，神話的紀述。但其發端部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即，當兄不在家時，嫂氏欲誘惑其弟，但弟拒絕嫂氏的要求，於是嫂含恨，待丈夫歸來，反訴其弟向她有誘惑的舉動。像這樣的結構，後來經過不知多少的作家，略加以變更的而襲用之。故知人類在古代即有嗜好故事的本能。在文字上遺留下來的故事，雖以埃及的爲最古。但若加入由口述相傳的，恐怕有與言語的發生同起源的故事在存於原始人類的生活裏面，此固不難想像的，據這種考察，則所謂短篇小說，在近代的意義上說實與劇曲之獨幕劇相同，在文學形式中最後產生的。但若論其起源，因爲故事過長的不便於口授，恐怕比長篇小說更古。或更進一步，較之有文學的本源之稱的詩歌有更久遠的淵源吧。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關於太古之這些現象，究竟截至那一個時代爲長篇，又截至那一個時代，爲詩歌，或又截至那一個時代則爲短篇。在這些之間，是沒有明顯的界綫的。

古代印度的故事，姑措勿論。作西洋的思想和文學的

根源而有雙璧之稱的希伯萊和希臘文學裏面，實在有不少的短篇的傑作。在聖經中有許多故事，即是希伯萊的文藝，前述之『放蕩的兒子』，是屬新約裏面的。至在舊約中，例如Book of Ruth，一般都稱之為最古的而且最優的短篇作品。哥德亦以為這篇是足以傳給人類最可愛的故事。

今在人種上及地理上更進一步向西歐考察。我們當然第一要舉希臘和羅馬。這兩方的小說和短篇小說是怎樣的狀態呢？這個時代的產物無一不是西歐的文明和藝術的淵源。但以散文寫成的小說則極貧弱。關於這點，故George Saintsbury(1845—)說，『雖是一般所熟知的，但是最不可思議的事實』(註三)Pierre Louys(1870—1925)常說，與現代人相比較，古代希臘人所沒有的享樂，只是煙草而已。Albert Thifaudet(1874—)應用他的說話，謂古代希臘人尚有一事沒有享受，即是讀小說的快樂。(註四)即希臘在西歷紀元後，又經過了相當的時代，才有小說。那些時代的作品中的插話亦可以稱為短篇小說吧。又如荷馬那樣的詩人，Herodotus(484—424B.C.)那樣的歷史家的作品裏面的獨立的插話，亦可以稱之為短篇的小說吧。但仍然是寥寥無幾。羅馬的情狀亦同，只能在Liry(59B.C.—17A.D.)的歷史裏面，在Ovid(43B.C.—18?A.D.)的詩裏

面，及在Pliny the younger(62—113A.D.)的書翰裏面，發見些短篇的故事；或又在Petronius(66A.D.死)的小說『Satyricon』裏面及在Apuleius(125A.D.生)的『黃金驢』(The Golden Ass)裏面找尋些類似短篇小說的斷片而已。並且是否可以稱為小說，尙成問題。故Saintsbury說，在希臘羅馬，至Lucian(C.120—C.180)和Apuleius以後，才見有近似小說的展開，並且指摘出前者是西利亞的希臘人，而後者是亞斐利加的羅馬人。故知西方人之於小說，發達較遲。在希臘羅馬是有這樣的情勢。但我們須注意的是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在紀元前六世紀時代已經產生於希臘了。動物寓言恐怕有更久遠的來源。並且對於後世之影響亦不小。這亦是應當注意的。

到了中世紀小說及短篇小說的展開仍然很微弱。西歐諸國，在羅馬沒落後，經數百年之久，才有本國文學的文獻。像英國的Beowulf(八世紀)及德國的NibelungenLied(十二世紀)是沒有受文明影響，純粹是民族的傳說的英雄詩。又有在各國均極普及的民間故事，如Reynard(Reineke Renart)等一類的狐的故事。在這些作品中，也不無近似小說的短篇故事，不過中世的詩，就中對於小說有深意義的，還是法國所有的Romance以Chanson de Roland



爲最著名。但尚有當作短篇小說的歷史，我們不可忽視的，是以十二三四世紀之法國南部爲中心的Fablian(寓言詩)的一羣，這些是由Troubadour(宮廷詩人吟遊詩人)或修道院僧侶之手所寫成，在民族固有的精神，與東方諸國之交涉，及基督教精神三種素因的混合物中產出來的美麗的寓言詩，故事詩；以宗教，戀愛，平民生活及與撒拉生人的鬥爭等爲題材，範圍極廣，而其內容則有哀切的，教訓的，滑稽的等種類，其篇幅亦多是可以視爲短篇小說的讀物。有名的『Aucassin et Nicolette』並不是Fablian寓言詩)。又如『La Housse Partie』或Anatole France(1844—1924)的『Le jongleur de Notre-Dame』等故事，在當時的作品中，實有不少的佳作，故法國某批評家說，8短篇在本質上是法國所特有的。』(註五)這不單是指十九世紀之繁榮的展開，實在是指從古代及中世紀即有其根源的意義。

但是這些Fablian仍然是韻文，其內容能超出寓言的範圍者甚少。到了文藝復興期，短篇小說才更進一步與近代的短篇相近似。故知在歐洲，不單短篇，即一般小說的發達亦極遲遲。在東方，短篇作品之發達最早。其次是中小亞細亞，例如天方夜譚，在中世紀之間形成了驚人的小

說和短篇小說的大集團。最後在西歐，由古代以至中世，足以完全稱爲小說或短篇小說的實極罕。我們只能從那些詩歌，歷史，宗教書，傳說，民間故事等裏面，依其內容及以比較的篇幅等條件而尋求短篇小說的讀物。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若探求範圍過廣，則將與歌謠，民間故事，歷史上的逸話等相混淆，致不能區別它們與短篇小說的界綫。

到了Giovanni Boccaccio(1313-75)的Decameron才獲得了散文的短篇小說(Novella)一大金字塔的名稱。故短篇小說亦與其他一切文藝復興期的文物相同，以意大利爲出發點，而向其他各國蔓延，在法國，英國，西班牙都傳播着意大利式的小說。英國的秋莎(Chaucer1340?-1400)的The Canterbury Tales 雖是韻文，但在插話的性質上及構成的形式上，都與Boccaccio 的作風相近似。又到了伊利莎伯王朝時代，有 Barnaby Rich, (1540?-1620?)等產出許多的短篇小說(Novella) 作家。在法國不用說了，特別是『Heptameron』，完全是模倣『Decameron』的作品。其他如 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的作品，(雖不短篇篇) Jeande Lafontaine(1621—95)的作品，(雖是寓言詩)等，才逐漸架起了渡到近代文藝的橋梁之機運。在西

班牙Miguel Cervantes (1547—1616)也寫了中篇和短篇的小說。即其他各國，對於這個文運亦非全無感覺。不過在這個文運中漸次產生出來的短篇小說，其大部分尚不脫傳奇的寓言之範圍。但其中亦有寫實的傾向。於是才見有描寫人生諸像的工具。這是按照短篇的規約，應用其形態，以散文寫成的。從前只是以篇幅的長短區別長篇與短篇。到後來才看見短篇自有短篇的境地，而開擴它的方向。

但是上述的狹義的近代短篇小說，再經過了相當的歲月，到了十九世紀，才見確立，較之近代的長篇小說之發生——例如Daniel Defoe(1660;—1731)Jonathan Swift (1667—1745)以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等的英國寫實小說——約遲了一世紀。何謂近代的小說(長篇)其議論本來不屬本篇的範圍。一言以蔽之，從來的Romance是以事件為中心，今後的小說是以人物的性格之發展為主眼(註六)在這個意義上的小說，是偶然地或必然地，與產業革命之進展相平行而發達的。但短篇小說亦與這些社會的事情，文學的事情同時進行。到後來，有更急激的發展，社會遂急激地近代化。愈接近現代，則短篇小說愈見繁盛。這當然是有種種的原因。第一，因為近代人之精神狀態歡喜簡潔而印象集中的讀物，在一方面雖有長篇，但

在另一方面，則探求可以滿足這種速度的感覺之文學形式，第二因爲在近代發生的定期刊物，——例如報章雜誌——到後來有顯著的發展，一般要求適合於這些定期刊物之作品，遂引起短篇小說的發達。即短篇小說之繁盛有上述之內的與外的兩原因。此兩原因，因小說全體的發達，遂使短篇小說在量的與質的雙方，都達到了今日的狀態。這可謂適當的解釋。

到了十九世紀，在各國，優秀的短篇小說作家與作品，前起後繼，就中以德國和美國最爲發達。由 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 Prosper Merimee (1803—70), Theophile Gautier (1811—72), Villiers de L'Isle Adam (1838—89), Alphonse Daudet (1840—97) 等，以至 Guy de Maupassant (1850—93), Francois Coppee (1842—1908), Charles Louis Phillips (1874—1909), Anatole France (1844—1924) 等，其間短篇小說之多樣性，內容及技巧諸點，可以說是達到了頂點。謂短篇小說爲法國所固有的，人盡首肯吧。但在他一方面，美國的文學者們則倡言美國文學在短篇小說上之貢獻甚大。此亦非過言。在長期中，未脫植民地文學鄉土文學之域的美國文學，到了十九世紀突然在世界文學上樹立了特異的存在

，這是值得注目的一件事，特別是——至於是何原因，雖不明瞭，——在短篇小說的世界，發揮了特長，例如華盛頓歐文(1783-1859)鶴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64))，阿蓮破(Edgar Allan Poe(1809—49))等，從年代上說亦是極老的作家。尤其是鶴桑，阿蓮破等，完成了短篇小說之一點，即冠以全世界的先驅者之名，亦無愧。此是否由於美人的特性或其社會狀態，無從判斷，即在後來，美國之短篇小說亦極盛，產出了William Sydney Porter、O. Henry(1862—1910)的名匠。即在現代，尚產出了Sherwood Anderson(1860—)及其他優秀的短篇作家。但除少數作家外，多是傾於定期刊的作品，而其技巧亦多是不良的應用。

在德國由Amadens Hoffmann(1770—1822)，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中經Gottfried Keller,(1819—90) Paul Heyse,(1830—)以至現代，產出了許多的作家，又奧國的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匈牙利的Ferenc Molnar(1876—)等，亦是卓越的作家。在英國除Sir Walter Scott,(1771—1832)Charles Dickens(1812—70)以外，至最近為止，短篇小說，不甚發達。但由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94)Thomas Hardy,(1840

-1928) Rudyard Kipling (1865-) 等的時代以至現在的作家，發表了無數的優秀的短篇。在這裏實不遑枚舉。又在意大利，西班牙，丹麥，比利時，固不俟論，尤其是在挪威，瑞典的北歐地方短篇作家輩出，產生了許多優越的作品。又在捷克，波蘭亦有優良的短篇小說，茲不再贅述。最後，我們須特別注意者是俄國。以十九世紀為中心的俄國小說，實震撼了世界。尤其是短篇小說，有獨特的性質，並且為數亦多，對世界文學有重大的貢獻。合 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 Nicolai Gogol, (1809-52) Ivan Turgenev, (1818-83) Leo Tolstoy, (1828-1910) Anton Chehov (1860-1904) Maxim Gorky (1868-) Leonid Andreyev (1871-1919) 等及其他多數作家及作品，實為世界文學之一大寶庫。

(註一)『近代』若作廣義的解釋，當然是在文藝復興期以後。但在本篇，便宜上，以之表示由十八世紀中葉至產業革命以後的時代。

(註二) Great short story of the world: ed. by B. H. Clark & M. Lieber, New York 1920.

(註三) George Saintsbury, The English Novel, London, 1921, p. 1.

(註四) Albert Thibaudet: *Le Liseur de Romans*, Paris 1925, Introduction.

(註五) Pierre Mille: *Le Roman Français*, Paris, 1929, p. 9.

(註六) Wm Lyon Phelps: *the Advance of the English Novel*, London, p. 17.

(本篇係譯自日本岩波講座世界文學尙有下半部『短篇小說的性質及其現在』當續譯登載。)

# 犯 罪

Andreut Thuiet作

章 伯 彝 譯

是秋盡冬初的一個晚上。

C 城的鐵柵監獄中在夜之幕籠罩下來的當兒釋放出一個三十來歲的少婦。她的有縐紋的額部，失光的眸子，積滿塵垢的衣服，處處都在流露着憔悴的鐵窗風味。她被禁錮了六年零三個月，她的罪狀是戕害嬰兒；這是長時間的禁錮，所得到的回禮，便是她的真摯懺悔和懇切的自新心。

天空滿佈着暮靄，大地上一切，漸漸地全歸在夜神的翼下了。他好似倦鳥般地在徘徊着尋找安宿的處所。

「老板，有空房間嗎？」

旅館的茶房，向她上下打量了一番，隨即在鼻孔裏哼了一聲，「客滿了」，接着又是一陣訕笑聲。



她只好鬱悶地向僻巷中走去，走了好幾家公寓，都是同樣地受到這樣的待遇，她悲忿極了，她懷着滿腔的熱誠，踏上新的生活路程。至於社會上給她的，沒有絲毫的同情，只是殘酷的鄙視，冷笑，失望和悲哀。

失去了光明的世界，給黑暗牽制着了，風在樹林中狂嘯着。疲乏及饑餓早猛烈地征服了她。她只在咒詛自己是個弱者。這弱者的呻吟，祇有颯颯的落葉在共鳴着，祇有鬼火燐燐地在慰問着。在她的幻覺中有猙獰的鬼怪，陰險的妖精，都要來吞食她一樣。可是她情願給鬼怪鯨吞了，却不願受人世間的折磨；社會不是一個變相的地獄嗎？裏面充滿了戴假面具的活鬼怪，社會用的刑具，便是毀謗，冷酷和訕笑！

她正在思潮湧動的當兒，自寒風中吹送來輕柔的慈母催眠歌聲，這好像沙漠中得了甘露一般！她順着吹來的慈愛聲音，向前面一座茅舍走去，那茅舍隱約地在漁水中閃顯着。她敲那柴扉，裏面慈柔的催眠歌聲停住了，走出來開門的，是個四十來歲的和善的農婦。

「深夜來到，是不是需要什麼東西呢？」農婦謙和地問

「我祇請求今晚借宿一宵呢，可允許嗎？」

「爲什麼不在C城中住一宿呢？」

「老實告訴你吧，他們都鄙視我，因爲我是剛出獄的人呵！」

門內是一間隔開的很小房子，米櫃水缸什物都擺在室角上，農婦抱了一束稻草來，鋪在地上，這會小兒的哭聲又起來了。

「你要不嫌待慢，就請睡吧，我的小兒驚醒了，不能陪你！」她睡在稻草上，身體固然很舒適了，可是仍無睡意，隔壁的母子談話聲，又清淅地傳過來了。

「媽，聖誕節快到了，我怎麼得不到老人的玩物呢？」

「因為你是個窮孩子！」

「我不相信，媽，怎麼叫做窮孩子呢？」

「不要再談話吧，你要很乖地睡覺，終能得到的。」

「那我趕快地睡了。」

母子的談話聲，深深刺在她的心坎裏；她回想她的死去女兒，活著的話，而今不也是這麼大了嗎？這創痛的回憶，更鼓起了她懺悔的真誠。

在晨光曦微中，她輕手輕腳地開了柴扉，曉霧尚迷漫着天空，枯枝落葉，給嚴霜殘壓着，街市上仍是靜靜地。她選了一家玩具店，敲開門進去了，店夥揉着惺忪的眼來應酬顧客，在幾分鐘的揀擇中，她的手帕已包滿了玩具，待要走開時，她覺察着她的肩頭給人家抓緊着了，轉身一看，乃是一個痛惡的警察。

「到法院去！」警察先生很嚴厲地說。

「犯什麼罪呢？」她戰抖着說，的確的，剛平復的創痕

，又遭了摧殘，怎地不使人寒戰呢！

「問我嗎？」這一聲是自冷笑中說出的，「法律上不允許已釋的犯人在廿四小時內遲留近處的！」

她無抵抗地跟着警察走，她實在也無法抵抗，法律很巧妙地到處設着陷阱，迷途的羔羊一墜下去，又怎能自拔呢？

宇宙仍在迷濛中，茅舍迷濛地現在眼前了。她央求兩分鐘的寬限，和一個友人話別，這慈悲的警察毅然地允諾了她！

這不能不使那個農婦驚異的，昨夜的客人，不辭而別，現在又給一個警察抓住了。她好像洞悉了農婦的心理，立即安慰她：

「你的小寶寶睡着了嗎？」

「睡着了。」農婦低聲地答。

她走進那柴扉，看見那可愛的小孩，純潔無邪的小孩，雙頰呈現着笑痕，滿露着夢境的甜蜜，她把玩具放在枕邊，深深地吻了他一下。

「請你告訴一聲，說這是聖誕老人給他玩的。」

農婦表示了感謝，室中靜靜地。

「我們可到法院去了，」她向警察說。

一九三三，大雪次日在陶園。

---

---

## 夢 的 供 出

---

---

林 適 存

我說是一個夢，當然絕對不是。

一天，我從××戲院出來，夜已經很深了，潮樣的人逐漸消散到沒有，戲院前的電炬，閃射耀人的光澤，前一時代的旋律，還在心頭激着餘波，是怎樣的我尚徘徊於照壁之前，昏亂的意識早已忘去；然而，剛到舉步待回家了時，右臂給一個柔小的力帶住，這力雖然異常纖弱，可是我却非常吃驚了。

天！這是如何使我驚奇，使我陷在恐怖之圍中，過去十分鐘，我親眼望見的，望見她急忙地附着人潮湧出來，又很囂張着向四周探望，一直到她隱沒於自己的行蹤中，我便站在這照壁下，靜憶前一時代的事，這事是：

鳴奏優美的歌曲，侍役如梭樣奔忙於人的行列中，四圍散坐了年少的男女，粉紅的衣着，黛白的臉，我在這一羣中同樣享受馥郁的酒汁，如血般濃的佳妃，從銀幕上放映出來的景像。她，這抓住我手的女人，便坐在我的右側

起先，靜靜的，兩人只有剝落瓜子的音響，然而太奇怪了，待我向侍役要香蕉，她也同樣的要了，我停止了嘴的運用，靜聽「愛之集合」，她也昂起了適勻的頭，蓬鬆的髮在頭上佈着，臉偏向我這邊，朦朧的光中，我依然記得，眼是兩滴水，水那麼亮晶晶的，嘴上有笑，笑的滯留於兩頰，我高聲叫：

「茶房」，茶房急速地走來，躬下腰，我指揮他。

「把東西搬去，多下的錢給你」，茶房剛想走，却被她叫住了，她如同我那樣命令茶房，因為她喫的和我相似而且等量的東西，因此，錢的數目也一樣。本來，我想走出這紛擾的羣的，到這裏，却吸引住了，仍舊坐下來。

坐下，默默的，眼睨住她，心想着她。

起先，她以為我是開了賬要走，所以她急急的開了，後來看見我仍舊坐下，她把已掀在右手上的大衣披上，墊了衣坐着；有時我的頭微向右轉，一張令人愛戀的臉，一個令人玩味的笑，便可以在視綫的右側看到。

『一個羅曼斯』我心裏想，笑不出聲的笑了笑，然而事情馬上糟了咧！她故意把烟捲掉到地上，然後彎下腰去拾，是這時，我的腿着了一下，這一下像故意的，帶些撫摸或是搗的情趣，試想，上海多着的是野鷄，像這女人無端地誘惑一個男子，或許她便是一個包藏了千萬毒菌的花柳病患者。從她的笑，她的舉動，她的吸吃烟捲，完全代表她是出身於青蓮閣之處的下流女人，幾次，我把臀部離開椅子，想突破現實，一回頭，她令我念戀的影子又將我吸坐下了。

慢慢，由倚手的木欄下伸進一隻手，這手，溫熱的，當我的肉和她接觸時，猶如貼在一團棉上，要是從前，我將如何驚呼，但是現在却不因為我自己知道，這手不會危害我，她需要的只是我的撫摸，當我被動的揉弄一個女的手時，真比任何事物還要感受慰安。

默然，我們始終沒有說話，如啞子般把手相互握到十分鐘，十分鐘內，音樂失去了他的刺激，在幕上的景物全未注意，我只是想：

「是野鷄？」

「折白黨？」「……？」「……？」

結果，總是我的幸運，因為我能得到一個我認為美的

女人的愛戀，受一隻細膩的手揉撫的，不管這愛的進行是如何迅速，事實如何徵候結局的危險，然而不能把溫熱的手撇開，使她露出笑的臉變為沮喪。在這時，我輕輕的把她的手抬高，輕輕的把嘴放在她手上，因為這，她猛然笑了，談話也就從此開始。

「太神祕了吧？密司脫白」她說。

「密司脫白！」我吃一驚，雖然我不姓白，但是足使我驚疑，我低聲問，她怎麼會知道我姓白的。

「你不是叫白芷嗎，我讀過你的小說，你的詩，你的戲劇，總之，你什麼文章都能寫，我什麼東西都讀過的」他很低聲，並不顯示些淺薄的氣象。

一聽到人家談我的東西，便會窘迫得答不出半句話，何況我幼稚的作品，是為一個不認識的女郎讚美，在讚美之前，我們還有那麼奇突的邂逅，這場面，兩頰紅了，體溫急速升高。

半天，「你也寫東西嗎」？我問。

「寫的，可是寫不好，密司脫白，我希望你能教教我，我很想找一個人來約束，正是，五分鐘以前的事請你忘却，那些我覺得我們需要忘得一乾二淨呢」。這些話全是對白似的，有着表情，很節奏地，她在裝扮，馬上我記起

了一件事，這件事我是從未對人宣洩過，而今却對這個僅係初面的女人說了，我僵住她的臉，說：

「我不姓白，魯迅姓魯嗎？你一定知道的，丁玲不會姓丁，我的真姓是×，白芷是我的署名。」

剛完，我又反悔我覺得太不該對一個初認識的女人這樣坦白，過去爲了文學的被人輕視，我是如何保守署名的祕密，但是她爲什麼知道我是白芷呢？到這裏電燈忽然放出強烈的光亮，幕布上顯出END 三個大字母，在人的擁擠中，我忽然失去了她，在希求和失望兩層不同感覺之下，我看見她附了人潮，全不自主的擠了出去。這時，我本想跟上，然而前面的左右的盡是人的障阻，待要喊叫，剛才又忘記了問她的名字，因此，只能睜了眼讓她去了。

後來她的影子隱沒了，戲院門前頓現出淒冷的情況，強烈的麻醉意識的色素全給猩紅的嘴，旋動的臀部，摟住的腰帶去。我在照壁下散步，嘗嚼這異乎尋常的冷落。

突然，我的右臂給一個柔小的力帶住。

「×先生，我找你好苦了」，她說，嘴裏冒出熱氣。

「啊！你爲什麼又回來呢」？

「我不能回去，×先生，不能回去怎麼辦」？

「爲什麼？」我問。



「我的家太遠了，夜冷冷的………」樣子要哭，有着爲我心折的神態，從未有過，一個女人對待我這樣。斗然的，又萌芽了好奇的心思，我低低的問：「送你回去好嗎」？

「真！」她一跳，把我的手握緊，向着她原來的路跑。……兩人，手牽了手，風雖然在吹，可是我的手感到一種熱，心壓不住的搏跳，這時全身爲好奇的夢幻包裹，風的如雷樣的吼，人的如鬼區樣的淒清，那些，全未顧到。我問她要不要僱車子，她說不要，我問家的住址，她又用旁的話支開了。崗警用了懷疑的眼望了我們，我們經過無數懷疑的視線，一直行到一點鐘以後。

「到了嗎」？我問。

「快了，你看就是那屋子」？好幾次都是這樣回答，經過這一個詢問，心頭便萌啓恐慌的網層，這網層和呼號的北風，使我一身感到冷抖。

幾次想向後走，然而她溫柔的手牽住了我，在這時，我只有利用些旁的事物以壓制我的恐怖。我問她有沒有訂婚，家裏有些什麼人，她的回答都總是那麼復雜的，她說她有一個足供我做題材的家庭，家裏的每一個人都很神祕，而且都認識我的，如果在今晚十一點半鐘到了她那裏，每一個人都會用最尊敬的儀態來歡迎，在這些談話中，又

經過了三十分鐘，我回頭望望。已經出城有十多里了，再向前去，是一座未曾去過的森林，這時心慌了咧，「喂！到底還有多遠，我回不了城」。帶些埋怨的口氣，「×先生！你不是答應送我嗎？那不生關係，你可以伴着我的小兄弟睡，×先生，我要求你……」在路上停下，兩個眼帶着幽怨似睨住，食指放在她嘴邊。

如是，又急急的走了，果然，沒有二十分鐘，經過一個灣，幾間房子豎立於黑暗的夜中，她趕上幾步，把門推開。

「呀！他們都睡去了，×先生！你在這裏坐坐，我弄點開水。」剛把洋臘燭點燃，她又從剛才進來的地方走了出去。

這是我開始打量這房子。

房子的陳設很富麗，只有一個門出入，四圍配置些對聯，這時，夜雖深，却不覺得疲倦，站起來跑步於房中。

眼前一陣昏黑，當我打開書櫃，裏面傳出一陣血腥，我看見，內中掛着人的四肢，一個血跡模糊的頭，錯結的腸肚，我僅看到這些，我就昏倒在地上了。

如何的蘇轉過來，我自己不知道，追念到過去不久的事，我知道這是一個陷阱，那女人是個凶險惡極的幽靈。

爬起來，想拔門逃走，門却給她帶鎖了，走到窗戶旁，把布簾掀開，那女人却在鐵桿的外層冷笑，那笑如一夜叉。

這時，渾身發戰：「妳，妳……妳爲什麼綁我……？我……沒有……錢……靠寫稿子過生活的……妳知道」我向她乞求。

她只是猶笑，我衰弱得倚靠在窗上，半響她說：

「×先生，而今我有我的自由了。」

這話覺得很奇怪，我問她的用意。她說：

「上午，我忍受不住一個男人的侮辱，因爲這男人在我們的結合上，稱爲丈夫，×先生」她伸過手來撫摸我的頭髮。「你想我怎樣，我給他安眠藥吃，竟把他殺了」。

這裏，我歡喜得跳起來，問她：「那末妳不是綁匪」？

「不是的，絕對不是的。」

「那末，妳爲什麼要把我囚禁起來？」

「那嗎」；她收回手去，「我想要得到她的財產，同時我不願意家裏的父母因女兒是殺人犯而遭受牽連。如是，我盡了一下午的工夫，來尋找一個代替我受法律裁制的凶手，×先生！我只恨你太倒霉了……」

「我就是妳設計陷害的人嗎？」偷偷的打一個寒戰。

「是的，我想寫稿子的生活並不比牢獄裏優適呀！」

「然而……」我想了想。「事實不是這樣呀！如果那時候偵察出來了，妳還不是逃脫不了。」

果然，她低下頭去，約莫有兩分鐘之後，柔和地問。

「×先生，這怎麼好呢？」

這時，她已中了我的計，我用盡欺騙的手法，說：

「家裏有的是財產，何不收拾一些細軟，我們一道逃走出去。」

「逃到那裏去？」她領悟似的問

「南洋」。

「南洋你有熟悉的人嗎？」

「有的」。

到這裏，她很毅然地把門開了，在微弱的燭光下，可以反襯出她臉上的清淚，右手搭在我的肩上，喉間並發出些抽噎的哭聲，在我玩味故事的奇突中，我叫她趕快去收拾東西。

一俟她進入外面的房子，我是如何機警地同樣把門反鎖了，夜的黑幕中我跳動受過驚險的心奔逃，三個鐘頭以前的事，我些微也不能忘却，急忙的跑上兩個半鐘頭，才逃回我和另一友人合租的亭子間裏，可是，這時我已昏下

了，二天，朋友告訴我昨晚跑回的時候，已是快要天亮了  
我永遠也不能忘記，這一個夢。

## 潘大道的死

隻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底女兒，思想很  
是解放，生得又極美麗。那時潘大道和  
吳是至友，他的女兒平日呼他叔叔，後  
她和潘同到上海，在路上，他們便由「  
叔叔」而「親愛」了，到了上海後，他們  
便結了婚，後因他的追隨者酸素的發醉  
，終於把潘暗殺身死。(乃旦)

---

# 風 波

---

陳 霖 光

一

他從那晚安然俱樂部回來，對於她的貞操上，便起了很重大的懷疑了。

他對於她，本來情感素篤。他沒有像一般男人對他的老婆一樣去對付過她，她也對他說過除了他之外，簡直就沒有斜眼看過第二個男子。

誰都說，他倆是很幸福的了；尤其是那平常夫妻間感情不大和洽的男女，對於他倆都曾懷過妬意。

然而，自那晚他從俱樂部回來之後，在他倆之間，便生了一個小小的風波。

二

他之出入於安然俱樂部，是從他自B地歸來始。爲了某一種的關係，俱樂部中的每一個要員，對於他都非常要好。自從他在俱樂部發現了每一個人都有了一個不三不四的女人之後，他對於女人總起了一種不可信任的疑心。

似乎他們通知道他夫妻之間的感情是特別的濃蜜，所以在他的面前，他們總說他的妻是非常的莊重。

——似乎有點理由。每當他們對他說及妻的正派時，他常常這樣的暗中自己想過。在容貌上，妻並不比旁人壞，而他們素以勾引良家婦女爲能事的，竟可以放過而不去勾引，這如果不是妻的莊重，便是他們有點畏忌自己。

——自己也並不比旁人壞，無論在容貌上，名譽上，能力學識上。他也曾暗中這樣的想過。妻之所以不會和第二個男子交好，當然是她看不起有比丈夫更好更有本事的人。這一點，他是十分相信的。

他對於她，因此十分的信戀着。

### 三

一天，有一個女人跑上俱樂部來。爲了這個女人，每一個俱樂部中的人，都對他表示點躊躇不安的狀態。他們不敢把那女人給他看見，但他雖然沒有見到，而却微微的知道因爲那女人是他的妻的最要好的朋友。

他的心，有點動搖了。

「其實這算什麼？不要說並不是我的什麼人，就是也不要緊的呀！——難道你們還不曉得我的心性和主張？」他拚命要求着要見面，他們知道無論如何是瞞不住他的了，終於把那女人叫了出來。

起初，那女人感到極度的不安和羞愧，因為這一次，揭穿了她從前的假面孔。但，經過了片時的共同嬉笑之後，他和她都恢復了平常在嬉笑場中的狀態。他放縱了，她也放縱了。

.....

擁抱，狎暱；

嘴和嘴的交接；

肉與肉的緊貼。

.....

從那女人的說話中，微露了妻和她是個什麼話都敢坦白的講，甚且關於男子的一切。他聽了，感到凜然的不快，但，却仍故作不以爲意的淡淡的追問：

「我常常說，妻是應該和情人一樣的把丈夫當作情人去應付。但，妻畢竟是個妻，總要蒙着假面具，保持她做妻的莊重。這在丈夫，是得不到半點兒興奮的，於是便常



常構成了丈夫和妻都各自去尋求外遇的原因。」他想從遠遠的說起，以採取妻的行動。

「當然啲！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呢！」那女人說了後，狂笑起來。

「所以總要想法把妻變作情人。」他說。

「恐怕到那時你又說妻不莊重了呢！」她答。

「那是不會的！我主張妻是不妨去學學蕩婦的藝術的。因為那是駕馭丈夫的最妙的方法哩！而且，男子既是保不住不去偷婆娘，當然不能禁止女人去偷漢子。淫蕩，妖冶……這些都是自私自利心所發出來的要限制自己的女人的話。只有這才是活潑，天真，無偽，我只恨我的妻太古板了，完全不會這樣，不懂這些真理！」他更進一步的發揮了這許多違心之論，滿想向她探試自己的妻的祕密。

「她沒有向你做作呢！」她給他的逗引，不覺說出了這一句。

「不；她完全不會，完全不懂呢！」他故意堅決地說。

「不；她實在不敢！其實，她比我還來得高明。」

這句話，引起了他一種無名的憤火，幾乎要把他氣極了的臉色，按捺不住而發洩出來了。但，他却又忍吞下去，仍舊又毫不在意似的和他們歡笑。

——啊！她比她還來得高明！他重複地去想像這一句話。他彷彿看見妻和許多不認識的男子在調情；又彷彿看見了妻在每一個陌生男子身上表露了十分的淫態；更彷彿看見妻十分興奮地在一個男子身上……他憤極了，血要把腦子漲破了，氣得他馬上離開了俱樂部，回到家去處置他的妻。

#### 四

回來，妻已睡了。

他掀開了帳門，看見妻正在濃睡之中。

拍的一聲，手掌落到妻的臉上，妻驚醒了。

「賤人！」他恨恨地說。

「什麼？」她有點愕然。

「你敢說！」又落了一掌。

這突如其來的事件，令她由睡夢驚醒了之後還疑到尚在睡夢之中。在妻看來，今晚上，丈夫的舉動，是有了不尋常的事體。

「你爲什麼生這樣大的氣來打我呀？」

妻不能不用驚疑的口氣問。

「我打你？——就是因爲你而打你！」說着，由手掌改用了拳頭，而且比先前更下了一些勁兒。

「這完全沒有道理！我不能忍受你這樣無理的亂打！」妻由驚疑而被打得憤然，不能不坐了起來，向他提出反抗的質問。

「這樣的打，你便不能忍受，我又能忍受你給我最大的污辱麼？」一拳又飛過她的肩旁，她一躲，却落了個空。

「什麼事？什麼時？我怎樣污辱了你？」她氣得眼睛睜大起來。

「要你自己才知道！——你還辯！」又推了一拳。「該死的賤人，想不到你竟把綠帽子戴上我的頭上來了！」說時，伸手在妻的大腿上狠狠的擰了一把。

妻「噁啞」一聲，把腿縮了回來，驟然受了巨大的刺激般的，滿腔的不可遏抑的怒氣，湧上了喉頭。她說不出話，她哭了。

「你那裏聽到這些野話？你怎麼忽然這樣冤屈我？我從來沒有人說過半點的壞話，爲什麼你竟硬要把這不名譽的說話來加我？你究竟是聽誰說的？你說！你不說，我死也不甘愿！」妻帶哭帶訴，屋子裏的空氣，異常的緊張，哭聲是越來越大了。

「你哭？！你哭響些！」

「我想不到這樣冤枉，你要這樣的誣我？」她果然不敢

大聲的哭了，只抽噎着說。

「還說冤枉你麼？不給你說出你總不承認！」他不再打了，只恨恨地捻了她的左耳朵，一扯，把頭也旋了過來。

「你說出來！」妻在他的手扯着耳朵之下，把頭偏着，掙扎着說。

「說便說，難道沒有的事還說你！——我問你爲什麼和×××親近？」他說了後，又在妻的耳朵上扭了一下。

「要死了?!」妻給他扭得痛了，這樣的似罵他而又似制止他。接着說，「和她親近便污辱了你麼？」

「和淫蕩的女人同陣打黨還說不是同路貨？——你縱不壞也給她帶壞了！……騙我？什麼我都知道！我沒有探子？」

「啊！這樣？我說你看見我偷了漢子呢！」妻苦笑着說。

「還要我親眼看見麼？你要命不？」他又狠狠的扯了她一下。

「以其要這樣的左誣橫屈，不如死了的好！——她便淫蕩？誰曉得她是淫蕩？我知道她會偷漢子才和她要好的？她告訴過我她偷了漢子了？她介紹了野丈夫給我？是她對你說的？是旁人告訴你的？是你自己猜的？——無緣無

故要這樣的冤屈我，我真不知造了什麼過當！」她一步緊一步的反問他，她的淚珠簌簌地滾下。

「那爲什麼她說你對於那事最高明？不是你和她一樣的貨，她得知道？」

「嚼舌根的！賤貨！我竟不曉得那騷貨騷得這樣的早！呷舌嚼骨！要這樣的說我！那騷貨，不要再見我。見了我總要把她的嘴打得粉碎！——啊！你要相信那賤貨的鬼話？——那害人精！那臭貨！我不知道她竟是這樣的爛！她若把我夫妻害到反目了，這命便在她手裏！」妻憤憤地，帶罵帶說。

「……………」他鼻子裏冷笑一聲，氣是似乎稍爲平息下去了。於是，不聲不說的，脫了衣服爬到另一頭去躺下。

她又哭了。

他不理她。

「你一定相信那賤貨的話麼？」過了許久，她爬了過那一頭來，問他。

他裝着睡，不答她。

「你一定相信那賤貨的話麼？」妻是恐怕他真的是睡着，或許也知道他是在裝睡，但却不能不用手去搖他，重複地再把那句話對他說。

「不知道！」他索性表示着不勝厭煩的樣子，仍舊不理她，而且大聲地回答。

但，他雖然是表示着這強硬的態度，而這會的心裏，却的的確確的有點後悔了。他想，妻的話未必不真；也許那女人的說話，反而是對我開玩笑的，或是無意亂說的。照平常妻的行動來講，確實是沒有可疑的地方。但，現在，已是說出了這些話，也就不妨將計就計，藉此激她，益以堅定了妻的貞操。

許久，妻躺下，在他的身邊。

「如果要因了這無因的惡言，便使我十年恩愛的夫妻，失了和好，我真想不開！」妻躺了下來便挨貼着他，用着淒楚的聲音說。

「知道我愛你？——不見得吧？不還有更愛你的人？」他再激她。

「還要這樣說麼？」妻像是懇求着。

「從此恐怕回不轉我的心了。」

妻聽了，越想越氣苦，抽噎的泣聲，變了催眠的歌曲，他便由這泣聲中睡去了。

## 五

天明，妻起來時，兩個眼睛腫得很似半個無核的荔枝

肉。他給妻的起身的翻動，便醒來了。

他看了妻一眼，重新又把眼睛閉上，似乎是猶有餘恨的樣子。

「你還沒明白麼？還要氣麼？」妻含笑問他。

突然，他轉過臉去，對於妻的問，又裝作不理。

她嘆了一口氣，下了牀。

他從帳子裏偷偷的望着她，看見妻又在流淚了。他這時已覺得妻實在太可憐了，馬上想叫過她來，解釋和安慰一下。但，忽而覺得又礙難啓口似的，只得索性再不理下去。

妻出了房門，嘆了口氣。

## 六

他已經四天沒有和妻說話了。

這晚上，仍舊睡在平常與自己躺處相反的那一頭。但妻，也仍舊跟着他轉向這一頭躺下。

妻是照舊的每晚低聲地問他。

他是照例的不理。

妻又哭了。

聽了妻的哭泣之聲，便破了四晚的向例，向妻制止一聲：

「不要鬧！」

妻得了他制止的開口，高興得很，以為有了說話的機

會。於是，妻更婉婉地說：

「請你不要苦壞了身子好麼？」

「干你甚事？我死了你更好！」他故意再刺着她的心。

「現在就當作我有做過壞事，你原諒我，許我改過自新好麼？」妻更用十二分悲苦的聲音去懇求。

「有什麼當作？還不承認是真的麼？」

「是的，我承認；那請你原諒一次不行麼？」妻的聲音顫着。

他到這一下，的確是覺得十分不忍了。他以為妻之所以忍受屈辱，甚而還要強顏歡笑來取得自己的息氣，完全是對自己忠實而誠懇的表現。他決定再不該放出凶惡的臉孔了，是應該盡情地慰安她了。但是，他忽而又想到這樣的馬上轉回口氣，也有些不甚妥當，只得漸漸的放低了聲調：

「並不是不能原諒你；但我想，我已是這樣的愛你了，你還要對不住我，實在想不出你是懷着什麼心腸！」

「我永遠不敢爲非了！」妻懷着滿腔的冤抑，忍着淚說

於是，她便是靠近了他，把藕一般的肥而且嫩的粉臂，伸了過來，挽住了他的頸，更不住的撫摸他。

「不要氣了吧，我該死就是了。」妻摟着他說。

他沒說話，在妻的柔聲中，和膩滑的藕圈中沉默着。



肉的香，熱力的燻蒸，妻的態度的可憐，都足以打動他此刻的心。

他的氣息急促着，心在跳躍着。

妻更緊的抱着他。

他起了反應了。

「你可以不恨我了吧？」妻說。

「唔——」他迷迷糊糊的答。

一陣強烈擁抱，兩人的嘴又湊在一起，腿在交纏着。

男體陡然的裸了，女體也裸了。

肉，於是在神祕着……

「你現在了解我的心了麼？」妻問。

「只要你一樣對我便了。」他答。

「那晚爲什麼一定要冤我？這幾天又爲什麼一定要這樣的對我？」

「不要說了，算了吧，總是我誤信人言的錯誤……」

「此後不要這樣沒腦子了喲！」

「我知道的……」

空氣是柔美而溫和下來，一切的聲音都成了合奏的交響樂，

「吁………吁………」

只有喘息的聲音了。

風波於是平息了下來，他和她都感到過度的疲困。

## 文 學 與 藝 術

湯 增 敦

文學的起源，究竟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呢？我們如要明瞭文學的起源，最先不能不從整個的藝術觀點探求文學一部分原始的產生的情狀。

文學是藝術的一個部門，要講文學應該先從藝術講起，我們得到對於藝的起源的解釋本即是給予文學一個連索的解釋。

對於什麼是藝術這一個問題的聚訟，西洋的學者近來漸能稍由科學的藝術論下了較為妥切的答案，這個專論的問題我們沒有充分的篇幅與時間來討論，爲了對於進行研究文學這一點上的便利起見，我們祇需對於它作個簡略的概念就夠了。

藝術究竟是什麼呢？托爾斯泰(L. Tolstoy-1910)在

他所著的藝術論 (What is Art) 中說：

『自己經驗過的感情，自己回想起來，於是用了運動，線，顏色，音響，或文學來表現形式，來傳達這感情，使他人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經驗，這就是藝術的活動』。

黑田鴎信的藝術概論中也有這樣地說：

『……………譬如有一片美麗的自然風景，又有遭兵火之災，骨肉離散，而哀哭著的人。描寫這美的自然，就成為繪畫；吟咏這悲哀，就成為詩歌；前者是以自然為題材的空間藝術，後者是以人事為題材的時間藝術。感到自然景色的美，與骨肉離散的悲哀，是人的感情，繪畫與詩歌，是它的發現，故藝術可說是「感情的發現」。』

從上面兩段話的意義綜合起來，我們可以知道藝術只是一純粹感情 (Pure emotion) 的活動。它只能代表着人們的感情這一方面的。

在心理學方面說明藝術的衝動也有幾種學說，(一)遊戲衝動說 (Play- Impulse) (二)模倣衝動說 (Imitative Impulse) (三)吸引本能說 (Instinct to Attract others by pleasing) (四)自己表現本能說 (Selfexhibiting Im-

pulse)在這四種主張中，以遊戲衝動說爲人研究最力的。

以藝術爲遊戲衝動說的解說：是說人類原有遊戲本能，而所謂這種本能就是「精力與利餘」的一個變形。這種學說主張最力者爲康德(kant 1724—1804)和雪勒(Schiller, 1759—1805)斯賓塞(Spencer, 1820—1902)等人，但是他們這種主張把藝術與實祭生活可以說是漠不相同的東西，近世一般美學者都認此說欠妥當，如美國的山泰耶奈(Cantayana)等都是處於反對的地位的。

此外，德國的格羅塞(Grosse)芬蘭的希倫(Hirn)是主張藝術是遊戲以上的需品。希倫在他所著的藝術之起源(Origins of art)一書中說：

「藝術是遊戲以上的一種東西，遊戲的目的，在剩餘精力完結時，或遊戲的本能之一時的活動停止時即已達到。但是藝術的機能，決不單限於製作的動作。真正的藝術不論其表現怎樣的形式，牠總會創造出一種東西來的。那種形式，即時失去形式之後，依然還殘留在人的心頭眼底的。像舞蹈，演技等的效果，是同時被創出而同時被破壞。但是牠的效果，都永遠殘存在那舞蹈者努力的旋律之中及那舞蹈觀客的記憶之中。由遊戲衝動說的本質言之，好像殘存着衝動所惹起

的心底狀態及感情的狀態等而可記載的，可以說是沒有，所以把那藝術品的特色的美，如旋律等的藝術性質解釋為遊戲衝動的結果，這都是很不妥當的便可想而知了……」

其餘如藝術的吸引本能，模倣本能，自己表現本能諸說都是觸着真理之一面的，但不是藝術的創作與賞鑑的心理的事實之完美的證明。

藝術若依發生文學的近代的研究，原始民族的實際生活，他們的藝術由什麼地方發生而來呢？藝術的起源不能不先知道藝術的衝動決不是遊戲的衝動，換句話說，藝術的起源是起於人生日常接觸的生活，而且又是非常的必需最密切的衝動而產生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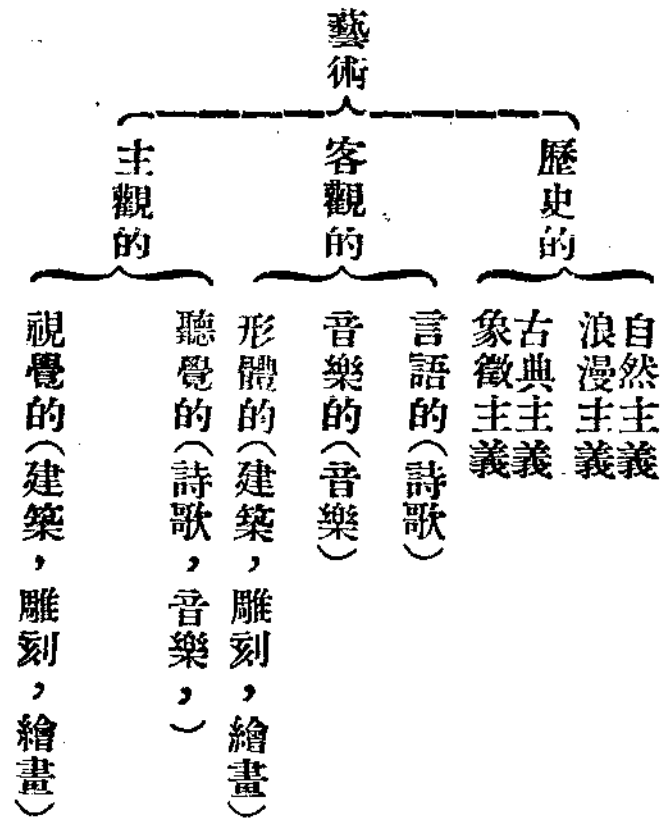
以藝術認為與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就是同時以社會生活狀況來觀察文學的。如馬鑑齊的文學進化論（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將文學當作「在牠的本質是一種社會的現象」因為從社會的進化去觀察文學，而劃成四個階級（一）原始時代（Primitiveness）（二）未開時代（三）專制時代（Autocracy）（四）民主主義時代（Democracy）從各時代的社會的生活的情狀的特質，然後論時代的進化於某種文學而且會產生何種文學出來。

所謂藝術，是人類的現實生活的一種有機的反映，是歌詠自己以及自己周圍的人類和景物的巨大的歌，是人類的綿綿不盡的抒情的一篇自敘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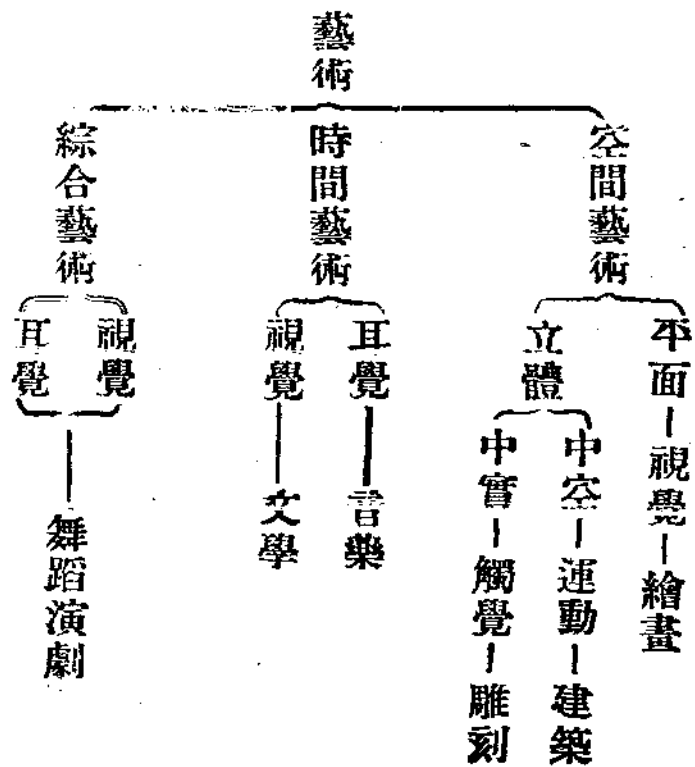
蒲列哈諾夫（Plechanov）的意見以為藝術是人們在自己周圍遭遇的現實影響之下所經驗的感情和思想，而用一定的形式以表現出來，因而藝術是一種社會的現象。他在藝術論裏，對於托爾斯泰的意見曾下了一個很嚴正的批評與補充。他說：

『藝術，以反映現實為其任務，並且，藝術不獨以反映現實之現在的現存狀態（What is it）為其任務，並且以反映現實之未來的應有狀態（What it will and shell be）為任務。換言之，以反映那進趨的運動和發達的狀態中之原原本本的現實為其任務。如是，在藝術的創造中反映自己的「存有」，理想等，當然也包含在現實中的。』（何畏譯文學方法論者蒲列哈諾夫第四頁）

藝術的內容是包括了雕刻，繪畫，建築，音樂，文學等，黑格爾（Hegel 1770—1831）分，藝術為下列幾種：



還有以空間和時間來區分藝術的，列表如下



從上面這兩個表上觀察起來，藝術，整個的具體的體系，文學在藝術中是何種的地位，我們都可很顯明地知道了。鑑賞者所得知的藝術的意義及其關係，例如繪畫，是憑着顏色與線來顯示意義，雕刻以凹凸的形體來顯示其意味的，作者和欣賞者之間的關係是直接的。就是這三種空間的藝術把所要表現的事物或情緒傳達他人，雖傳達的情緒較有複雜單純，而其傳達的方式都是同樣的直接的。

至於時間的藝術，即音樂與詩歌，其所傳達的手段則為音響，而其中音樂的傳達必用聽覺。詩歌在吟咏的時候用聽覺，而在看寫在紙上的文字的時候則用視覺。鑑賞文學所表現的文學，和直接鑑賞空間藝術之完全用視覺的是不同的，我們不是鑑賞文字的符號的本身，而在吟咏味著由文字所綴成的每句的辭句代表的內容，而這內容要通過鑑賞者的想像與思索才能意會著的。

因為這樣的緣故，文學所傳達的內容是簡接的，複雜的，其所藉表現傳達的手段只有那簡單的文字，而其所表現的內容却是無限的複雜的，所以文學是藝術的最高的最完全的形式。



## 驚煞了墓裏的阿 Q

王 羅 荻

自錢杏邨發見了「阿Q時代」是過去的產物，接着便有許多作家想方法把我們的阿 Q 抓出來，在雙方爭拖阿 Q 的死屍的時候，却把一個靜寂的文壇，鬧得也還奏熱起來，一直至今，似乎中國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也只有產出阿Q 而已。我們除了欽佩魯速在「張眼作夢」之中能胎生出一個沒有戴眼鏡和沒有拿司特克的聰明的阿 Q，而我們也可以知道阿 Q 的槍斃，是有意義了，同時他在墓裏的生活，總也不能忘懷於出版界對他忙煞的批評，而用一點研究的工夫吧。

對

象

## 宋錦章

夜晚十點鐘了。

看看自己腕上的錶，又瞧瞧首都大戲院的鐘，短針都指在 X 字上，無疑的，是十點鐘了。十點鐘，還不回去嗎？

——車子！

四五輛街車，在人的喧聲和清唱場弦管聲的交響樂中，圍集攏來，爭我一個人的生意，我的眼，在這些為生活煎熬得泛成醬色的車夫臉上，劃了個半圓，立刻感到在這羣人中，我的確可以自傲，任我意的選定了一輛簇新的車子，把我笨重的身軀，放了上去。

——太平路！

車夫提起了車柄，醬色的臉和春風吹了的透露着春意的笑，眼向沒有拉到生意的同伴投了一道驕傲的視線，便移動他兩條健壯的腿，腿一上一下的，和引擎裏活塞的起

落，沒有兩樣。

冬夜的寒風，陣陣的送上我的臉，我感到冷，很冷。

車子馳近了慧圓街口，明星大戲院吐出來的一大羣觀客，我能遠遠的看見，在擁擠着，擁擠着，人力車在那羣人海裏浮泛，嘈雜的噪音，在向遠處播揚。

馳過那戲院時，戲院裏吐出來的一張張的臉，我辨清了，但找不到一張熟悉的臉。

視線更又轉到了車夫健壯的腿上，腿依然在上下地起落。

——寄萍！一個清脆而熟悉的喉音。

用腳蹬我的車子，車子停了，我又轉過我的頸，在冷化的氣團中，尋覓着這已消逝了的喚聲的來源。

啊，是密司金：

一個苗條的身材，一張圓圓的臉，帶着一雙蠱惑的眼睛。

我的平靜的腦海，給她盪激起了回憶的潮浪：

是去年的春天，和風笑拂綠柳成蔭的春天。

第一公園裏，遊賞的男女，燕兒穿柳般的，在樹林，花叢，亭榭中穿梭，風微微的徐徐的在吹揚，空中高掛着的太陽，也在微笑。

一切，浴沐在春風中的，都在樂着；只有我和密司金倆，在氣忿，在憂鬱。

密司金端坐在蒼翠欲滴的樹蔭下的一條石凳上，蠱惑

的眼睛，俯視着她玩弄衣角的纖手，圓圓的臉，鼓脹着，和皮球打足了氣般，似乎一肚子的氣，全已冲上了臉。

我打斜的站着，背依在細幹的樹上，眼凝視着她，在等待她的回復，不過，臉，爲了她不聽我善意的勸告，或許也不好看。

她，靈活的星球，左右的一橫，散披着烏雲似的秀髮的頭忿忿的一擺，又開始了她的回話：

——你雖是我至好的朋友，但你不能以「虛榮」兩字，來干涉我的行動。我二十一歲了，已具備相當的知識，對於對象的選擇，也自然有我的標準，至說，林司長，是騙我的，我甘願受他的騙。

她的吐露刺着我的神經，神經告訴我，她是在嚴厲拒絕我的勸告。

——甘願受他的騙?!那自然由你。不過人生是很短促的，時代女子，很多在受騙的生活中，過了她他們的終身。但我是善意的勸你，並不是干涉你，你要明瞭。再，外面對你和林司長的謠言，很多了，都在異口同聲的說，你們天天上中央飯店去。

本想，不這樣勸，但別的話，已打不動她的心，終於鼓着我萬分的勇氣，這樣的勸了，以名譽來制止她的墮落，受騙，對一個至好的朋友，是應盡的責任。

她的臉，飄上了一朵紅雲，但立時，又散了開去，變爲蒼白。

——是的，是常上中央飯店去的，但你管不了我！

她說着，如暴風雨的到來，很迅疾的，從石櫂上站起，腰一扭，展開了她的步武。

在我眼簾上映着的，是她背影的擺動，最後，整個的她，在陽光中消失了。

我長長的，長長的，嘆了一聲，眼前突然幻現着這麼一幅：

一個虛榮的女性——她，正受著政治上有地位的林司長的蹂躪，她在嬌喘，淫笑。

——寄萍！你在呆想些什麼！

把我從回憶中，喚回過來，睜睜眼：

不聽我善意勸告的密司金，已走近了我，苗條的身材，圓圓的臉，盞惑的眼睛。

——我們走吧！不要坐車了，她提議。眼睛在審視我的神色。

我默着，默着。

她代我付了兩毫車資。

步行着。

——唉！她嘆了一聲。

我依然默着。

——唉！又是她的嘆氣。

——怎麼？長吁短嘆的？

——嘆我不聽你的話。唉！終於受了騙了，那摧殘女性的林司長，已另有了新歡。

聽了這話，我想譏笑她，辱罵她，但譏笑，辱罵，施之於一個傷心人，未免刻薄，算了，勸勸她吧！

——在這新舊潮流盪激的時代，對象的選擇，女性是時常受騙的，不單是你，所以你不必悲傷，不過以後對於對象的選擇，慎重些，別把短促的人生，成了受騙的人生，才是。

聽了我的慰籍，她圓圓的臉上，浮漾着笑意。

——是的，對象的問題，這時我也感到重要，我想請你到我那裏去商量商量。

——住在那裏？

她向前面指了一指。

——便是前面的南洋旅館。

進了南洋旅館，茶房開了房間的門。

小小的一間，一張床，一個洗臉架，一張桌，桌上零亂的幾冊書，和她的幾相片。

——這是我的房間，窄得很。

——哦！哦！我看看腕上的錶，已是十點半了。

——時間不早了，說吧！你最近找到了那樣的對象？

她沒有作聲，輕輕的，先把門掩上，再緩緩的緩緩的把袍子脫下。

一件胡綠的華葛內衣，呈現在我的眼前，牠緊緊的裹在她的身上，兩座渾圓的峯，顯露着，很肉感。

她向着我笑，蠱惑的眼睛，在射我。

接着，她把她輕盈的身軀，斜躺上床去。

——來！來！我和你商量對象的問題。

我走近了她。

出我意料之外的，她的兩腿，疾速的散放開來，一夾，我的腿，已流瀉在她兩腿的中間，她又使其平生之力的把我一拉，我整個的倒上了她的軟綿綿的身體。

我的心臟，顫動了，卜卜卜的跳，她的嘴，送上了我的頰。

——你是我的唯一的對象呀！她的一粒櫻桃，綻破了，在嬌媚的笑，眼睛似乎要嚙我的眼睛。

我渾身感到熱刺刺的，在她看，定會看到我的臉，是血紅了。想說話，一句話都說不出。

沉寂的空氣，籠罩了這小小的房間。

我想，她的態度，全變了，或許受了林司長遺棄的刺激而變了的，但這時的我，該怎樣對付她呢？想！想！想定了。

——今晚上，我伴你，好不好！如果不在這種的週遭中，這話自然是過於唐突。

——真的嗎！哈！哈！哈！她笑了，在我臉上緊緊的吻了後，鬆了她的手。

——那末，脫你的……她微啓她的朱唇。

但在她鬆手的時分，我便匆急的擺脫了她的懷抱，又匆急的出了南洋旅館。

我的心情，才漸次地鬆散下來，可是寒風又襲上了臉頰。

---

---

## 搬 家

---

---

絃 平

( 一 )

從報館裏走出來，倦得很！不打算乘電車回去了，順着意的走，借此舒暢勞苦的精神。時間似乎還早，然而深冬籠罩着的晚上底馬路，就顯然地不同：北風怒吼地刮着，稀寥的行人雖都是披上了大衣皮袍子翻上領，圍着圍巾，還消不了萎縮的冷態，自然這時間還在外面跑的人，大多數是爲了生計奔波勞碌的，有錢有閒的人，早在生着水氣管溫暖的室內，享樂去了，路上狠靜，偶有幾輛汽車和電車飛馳過去，又突然會緘默下來，半天更靜寂的祇有北風喧嚷，外國冬至快近了，兩邊的幾家外國 Grocery 店和 Children Toys 店都佈置了雪景和聖誕老人，還有幾個穿得襤褸的俄國流浪者，站在那些窗外留覽着，似乎爲了香噴噴而又美麗的糕餅和佳節中的禮物帶起過去生活淒然的



回憶。隨便走了幾條路，都是這樣清冷，商店的紅燈招牌和電燈都沒精神似的消失了往昔的光彩，我走得沒趣起來了，又冷，決意再搭電車回去，於是我就在愛多亞路外灘口的站上鵠候着，外灘的江風更利害，心中又悔恨起來，該先從霞飛路就搭的，幸喜沒有等好久，車便來了，跳上去，三等車很少人，這舒服的機會，是不大容易碰着的，爲着這人少的機緣，一上車便遇見多年未見的喬，我們歡喜得叫起，來緊握着手，的確，在人擁擠的上海，總少遇見過熟人，這使我非常地寂寞，今天意外的相逢，自然使我們都快活了起來，我買好票子，就和他在電車磨擦在鐵軌上的喧聲和鈴聲的當中交談起來。

『喬！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在新華藝專讀書，只是鬼混，你咧？』

『和幾位朋友幫忙辦××小報，無意思得狠，還預備找別的生活，你還有別的生活吧？』

『呵！原來××報有你名字，我還以爲同名呢？早曉得該找你的，我教了幾點鐘書，替人畫畫封面廣告之類，在經濟掙扎下總是苦痛的，那能安心學藝術。』

『你住在什麼地方？』

『永安里。』

『永安里?!我住在阿瑞里，近得狠啦!』

『今晚到你那塊去玩，可以麼?』

『好!歡迎!歡迎!』

我們異常興奮地談着，一切瑣零地，追憶地講到，多年前同學的情形，又映在我們兩個異鄉客的心上，那充滿了愉快的心上，有限的時間，電車終於在目的地停下了，我們迅速地下去，我心中滿懷憧憬着一個藝人底生活。

我們熟悉地拐了一個灣，就進了一條弄堂了，走到左邊最後的一家，喬就敲着門。

『平!我住在二樓亭子間，屋內亂得狠，不要笑呵!亭子間，又狹又小，你不是吧?』

說到亭子間，我總感到漂泊人，他和我們的歷史真長，在我們漂泊者的生活裏，印下許多美麗、悲哀，和有趣味的回憶，我每一次因為不得已而搬過一回家，總是依依不捨的對老伴侶的亭子間留戀的嘆息，甚至流淚。但幾年來在外面，經濟又專和我鬧玩笑，從沒有離開過亭子間的生活。記得去年夏天在紫陽里住的時間，結識隣居的三位小朋友，他們活潑的神態，給了我許多生氣，安慰了我許多寂寞，芝芝，寧子，阿芳，三個蘋果般永不收着笑紋的臉

，不幸老天在虎烈拉盛行中，殘酷地一齊帶走了，他們母親的哭聲，使我在一星期中全失眠地流着淚，我終於抑不住悲哀的猛擊，而搬走了，如今僅有和他們三位小朋友照的像在我的案頭，總之，亭子間給了我許多歡樂和悲哀的幻影，還告訴了我許多生活上的經驗。凡是住亭子間的朋友，我是要爲他祝福的，於是我笑着說：『不是一樣麼！』喬也笑了。這時，屋內有個女人的口音在叫：『噲人敲門，阿是許先生？』

我們答應了一聲，門開了。趕忙進去，因爲外面冷，同時想急於休息的緣故。上樓的地方沒有電燈，狠黑，上海的房子又偏偏沒有不做樓的，我幾乎跌上一交，惹得大家笑了一陣。喬開了鎖，掀亮了電燈，我急於想看的藝人之室馬上呈顯在我眼球上了。這狠使我驚愕，他以前在學校裏整潔出名的習氣全沒有了。一些頭帶和衣服，塞滿了一床，被也是散的，桌上滿了沒筒的筆和畫稿。鬧鐘都銹壞了。石膏像上面也沾上了顏色，滿地都是未完成的畫稿和書籍，另加上食物殼和香烟盒。默靜地像對我這新客癡望着。喬也似乎看出了我底驚異，微笑地提着熱水瓶下去了，我在地上拾起了一本美術史大綱坐在床上翻閱，心中仍不住的奇怪他性格的轉變。從前，被要摺半天，桌上的

東西誰動一下便知道，就縐着眉頭氣得發呆，如今這樣地浪漫，誰料想得到。

不久，喬提着水瓶另外買了一大包花生米一盒香烟，笑嘻嘻的上來，臉上似乎比在電車裏還興奮。

『喬！你今天怎樣這快樂？』

『一是爲了遇着你，還有一件使近來幾日最快樂的事，便是找到新生命了。』他一面收拾着地上的書籍一面笑着說：

『新生命?!是不是你找到了一個神祕而新穎的題材而成功一張傑作。』我忖度地問：

『錯了，大錯而特錯，我所說的新生命是明天搬新房子呵！不過我搬房子是有生命上最可紀念的重大意義呢！』他狂笑地說：

『喬！你的話太象徵化了，明白地告訴我吧！』

『不必！你過天到我新居去看便知道，暫時不宣佈，作爲一個謎罷！』

我深悉他的怪脾氣的，不再問了，吃着花生米，口裏還要談各人生活和愛的事，手中又要忙着理東西，幫幫他，我心中不住的想着謎，謎在心裏也實在太難受，我不時地問他是否是關於女人的事，說到女人，他祇是微笑，搖

着頭，不表示什麼。

這樣的談，這樣的收拾，人終於倦倒了，而想到要回寓去，只得把追問的事放下，抄了他一個新居的地址懷着一個謎回寓了。

## (二)

那是第三天的下午罷！因為是星期六，大家貪圖玩，都先把編好的稿發了。從報館出來，因為無事，又想到前天遇喬的事了，決意去訪問使人懷疑的新生命的新居，我緩步地向福熙路踱去，走到九星大戲院的時候，第二場已散了，人，潮一般的擁出來，我也不自然的雜在人羣中，於是我又發現了他那件曾熟悉過一次的花呢大衣底背影，但還同挽了一個身材很苗條，大約廿歲的女人，那鵝黃色的博士帽和短黑大衣露出來的長綠色的旗袍，使人想到是一個如何漂亮的少女。呵！這是新生命的謎，的確是個謎。我心中鼓動我急速地沖上他們的前頭去，我的眼力不錯，居然是喬。他欣喜地挽了我，一面介紹着說：

『這是我新生命中唯一的伴侶魏女士，藝專的同學。

』

『這是我的舊同學平，很好的朋友。』

她於是和我互相地點了點頭。她斜戴着博士帽的小圓

的臉和明利的眼睛般紅的小嘴，都十分美媚地動人，那種和喬親熱的愛的態度，使我驚羨着喬的命運。

街燈全亮了的時侯，我和他倆進了一條全是紅牆的新弄堂，而進到弄堂的一百零五的屋內去了。

喬的行蹤，真使我不能料到他這善變的習氣，喬住在今天的環境，簡直不是我所遇見時的喬了。他們租的房子是有兩間，住的房間，推玻璃門出去還有洋臺，房內的傢具全是新租來的，新立體派。雖然僅有寥寥幾樣，全具有藝人眼光的擺設。高腳瓶內的花也全是新鮮的，油畫的架子，也張開上着布好好地擺在那裏。畫和書籍，都整齊地陳設着。一張大的銅床安放在上邊壁的中間，從上面整潔的鋪設和一對新枕，使我為這樣新戀成功到同居的愛人深深地祝福，一切在明亮的電燈下，是非常地安逸的。粉紅的色彩畫的十字架上解放下來的耶穌，掛在床頭的壁上，充滿着莊嚴和神祕的調子，似乎象徵着他由苦燥環境中解脫而得到新生的意義。是的，這屋內是洋溢着幸福的氣息，快樂是在繞着這一對熱情中的年青人。

『平！這是魏女士設計的，如何？』

魏女士真不愧為藝人的目光，不過識破了過去房子的祕密，怕會笑呢！』

『……』魏女士微笑地。

『平！我相信你是疑惑的，其實我過去的生活她也知道。到這邊來，固然是她給的勇氣，但一方面經濟的充裕，找到新的泉源還是原因，在那浪漫的小亭子間我仍狠留戀呢！那塊的黃昏中，我曾坐在香烟的氳氳裏描寫出我內心中真摯的圖畫。雖然那塊光綫都不明亮，但人間真的印象，祇有從幽暗中吐寫得出，我愛的成功和現在經濟的來源，也許是亭子間給我的恩惠，努力的結果吧！』

他說完，望着微笑無語的魏女士，他們的愛是如何地了解而誠摯呵！

那晚，喬便和我三人坐車到北四川路的橋香飲酒，痛快地消磨人生難得愉快的年華。當我酩酊地獨自回寓時，天已在飄着小雪。

### (三)

從那天起，我們來往也比較密了，因為在上海熟人少的原因，我們不時和他們去看影戲或者到極司非爾公園去畫雪景攝影，我老笑他們是藝術中一對幸福的小鳥，因為他們從沒見分離過。

直到春花又在極司非爾公園中燦爛地開了時，我爲了

生活的事，須離開藏棲了我的好友——那一對藝術中幸福的小鳥的上海了。分別的晚上，他們還買了幾盒冠生園的餅乾送我上船。

時光，就這樣輕易地過去，快近一年了，在聖誕節的晚上，我又被生活的浪潮捲回了上海。自然，最記念的便是他們兩位了，在這一年中，僅接到喬四封信，以後幾個月便沒有消息了。

我從旅館中帶着內地的土產由公共汽車的喧囂中，又到雷熙路口了。跳下來熟悉地向弄堂的所在走，最後又在一年未來的門上掀着電鈴了。我滿心充着熱望。經了許多的叫喚，門才開了。一個中年似的男子，披着大衣，拖着拖鞋出來，那叢亂的頭髮，枯黃的面孔和一雙深回去的眼睛，使我認不出是幸福的喬了。我的驚愕驅出了我的眼淚，好像身子已陷到一個幽闇的古井中一樣。他却露出愁苦似的笑緊握着我的手上樓去，房子仍是來原一間，但雜亂得和舊時的亭子間一樣。木器和銅床全沒有了。仍是昔日的東西。還釘在床頭壁上耶穌解放的像，已滿了塵灰。滿地是破碎的酒瓶和色菰的濃灰。電燈射出一種喪心的光綫映在四壁，成了慘紅悽然的顏色。舊時幸福的印象完全在光線中幻滅了，消逝了。使人喟嘆着人生的戲弄和快樂的



短促。

他從桌底下取出了兩瓶酒把我帶來的東西打開來吃，我們始終在悲哀中緘默着。最後還是他說：『平！我明天又要搬家了，』僅悽然的吐了這一句，他眼裏全充滿了淚。使我想到他處着這樣的環境是不止幾日了。

我心中慘悲得沒有什麼話慰答他，始終地含着淚默飲着四處歡唱的詩聲，從窗外飄進來，我直又痛飲到，酩酊地在馬路上踉蹌着時，才有點清醒。北風狠尖利的向臉上撲，像心中一樣創痛，夜很深了，路上各外國人家裏的玻璃窗上，雖然聖誕樹上的燭光仍沒熄的輝煌着，但歡聲已止，路上一輛車子沒有，很肅靜，祇有幾個外國乞丐，站在一家店門口唱着顫抖悲哀的禱詩，希冀上帝使那家賜給他們一點恩惠。

# 無 辜 之 刑

裘 鵬

這一夜我又失眠。

寄宿舍的大自鳴鐘剛打過一點，這聲音清晰的印進在我的腦海裏，遂即便激蕩起一片宏大的音波；許許多多碎波似的鐘擺聲，無終止的在我的腦海裏跳躍着，我的神經忽然起了異樣的尖銳化；我聽得出那是微風吹過破紙窗的一角，那又是落葉在庭園裏飛舞着！我爲這些微碎的聲音攪擾着，陡然感覺到一陣煩熱！我翻開被，把閉得幾乎要冒出火星來的眼睛睜開！却見月光正如銀樣的塗灑在板頂！一切煩擾全消失了！頓時我又感覺到這夜的靜！而這靜，帶給自己一個無邊的寂寞！

象徵到自己年來孤獨飄泊的生命的，正是這樣一個無

邊黑暗的寂寞的夜！這思想正在痛苦的咬着我的心頭的時候，我忽然聽得離我不遠的地方，似有人在低低的自語，接着便是悠長的一聲嘆息！我疑惑是誰在夢囈！

「誰」？

「我」！聲音聽得出是那新進關來的一個東北同事。

「你沒有睡着」？

「是的！我心裏難過」……

這回答引起了我一個茫然的猜測！我疑他是在病？疑他也許另有什麼心事！我不再問他！在這夜闌人靜的時候！我只靜靜的凝視着那沉浸在月光裏的潔白的帳頂，那輕烟似的過去了的一幕又淡淡的浮上我的記憶了：

是月前的一天，幾個人正圍坐在辦公室裏說笑話。年青的同事們爲着這在沙漠上一樣的生活是太枯燥了！常常的想到什麼日子該有個花瓶來點綴！所以在一聽到上面又將派一個新同事來的時候，大家先就在那裏用幻想做中心的漫談起來：

「這次來的定是花瓶！那回×局長不是說了嗎？我們這兒不久得來個女職員！」A興奮得直像瞧見了未來的世界！

「我說不一定」！B却鎮靜的搖搖頭「要真是呢？那才

有趣」！話轉過來也就是甜蜜的微笑。

「實在呢，我們這兒一個花瓶真也是少不了的！不然，就像打不起這股勁兒工作！」C懶懶的把身子倚在椅背上，嘴噴出一圈圈淡白的烟！

「真的！C的話不錯，要是她對着我一桌子辦公，那我願意兼做她所有的工作！而這結果使我感到的只有幸福！而不是辛苦！」D是女人萬歲主義者！

「D！當心你的魂給迷了！明兒又得吃警告！」E是想譏人，反過來却招人譏了：

「吃警告到小事！只小心不給那母夜叉曉得！不然，晚上回去晒地板才難熬呢！」E的臉紅了！許多的人笑！

笑聲裏，門鈴響，脚夫挑着一担行李進來，後面跟着一個臉色黎黑身體魁梧的中年漢子！頭上戴着無邊的呢帽，穿一身褐色的布夾袍！脚夫把行李放下，這漢子就走近來，打着我們不聽慣的純粹的北音，很客氣的向我們招呼！

「我是新從關外進來，奉命派到這裏來工作，請問這裏那位是局長」？

許多的人像突然從一個荒唐的迷夢裏醒來，一時誰都蒼白着臉，答不上一句話！

最後還是由那個比較老練點的K，引着他進裏面見局

長！

自從這漢子走進了我們的集團以後，他所給與我們的是也一減一等於零的影響！花瓶的夢是幻滅了！這悲哀漸漸的就在各人的心中消淡下去！對於這一個爲着不願在暴日的淫威下忍辱做着亡國奴的勾當，就這樣毅然的離開了故鄉逃亡到南方來的新同事！當然他不會使我們對他有一點惡感！反過來，正爲着同情他，我們還常常替他做一些他不會做的事！但只一方面，一種無形的隔膜永遠在間離着，無法使他和我們融合！這原因第一是他別具着一種孤僻的性格，不合我們一樣的愛說笑！常常的在工作之後，一個人默默的呆坐着；或是悄悄的溜到寄宿舍！寂寞的躺進自己的床上。

第二種原因是彼此言語的離異！爲了這幾個頑皮的同事會和他鬧過笑話，在一個大家做完了工作的晚上，S捲起了舌頭打着紹興腔的北音問他：

「你曉得『賤胎』是什麼」？

「……」那個人茫然的搖搖頭。

「這是我們這兒對陌生人客氣的稱呼：譬如你那樣才來，我們也應該叫你『賤胎』」：

「不敢，不敢，」這老實的漢子竟然這樣的做了幾個狡

猾者的笑話的中心！但在他發覺了自己是在給愚弄着以後，他更少開口了！

日子過着，漸漸的秋深了！冬天又悄悄的降臨。爲了自己的生活是像磨坊裏的一頭驢子，天天是在鞭撻下閉着眼睛向前挨！直到挨到了生命的盡頭！挨進了那道死之門，纔算自己的責任完了！在其間，自然我是沒有這樣的閒情，很困難的去打一個陌生的同事結交的！雖然有時我也很想問他一些關於關外的情形，但每次說是爲着上述的兩種原因給打消了！我不關心到他的一切，正像我不關心到庭院裏的那株梧桐樹，我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該葉子青了！什麼時候又黃了？什麼時候竟又給寒風吹落了那麼一地！我對它一直是漠然！

但到聽到了他這深夜的嘆息以後，我開始爲這個人引起了一種深切的同情！我慚愧的注意到自己的命運，正是和這個人一樣的站在同一條孤獨飄泊的綫上！我彷彿覺到當我正孤獨盲步在一個無邊的黑暗中的時候，我忽然握到了一隻同情我的手！

但他爲什麼又要這樣悲慘的嘆息呢！這思想仍不住的在攪擾着我的心！是他在懷想着那炮火下的故鄉？是他感到了飄泊在異鄉的孤獨的悲哀嗎？終於我想定了，我要儘

可能的去接近他，使我能瞭解他！安慰他！

第二天黃昏，我遇見他在後院裏的一株梧桐樹下，那時他正低着頭默默的在看池面上的落葉。

「吃了飯嗎？」我走近去輕輕的拍一拍他的肩，他回過身來，苦笑着向我點點頭。

「怎麼？你近來身子不大好吧？」我看見他的眼眶深陷着！

「是的！我每夜總失眠！」

「看你人也消瘦些，我覺得你總應該爲自己的身子保重！」

回答又是一個寂寞的苦笑！隨即把頭低下去。

我不曉得這人心裏潛伏着如何深切的一種痛苦！我不曉得應該怎樣爲他解脫。忽然，我想起了酒，我說：

「你愛喝酒嗎？」

「說不上愛，偶然也喝一點。」

「那很好，我們還是出去喝酒吧！」

他點點頭。

邀着他走進了一家臨江的小酒樓；在席間我開始問到他的一切！

從他的回答裏我知道他是瀋陽人！他的父親早年就亡

了！遺留下他母親和兄弟幾個人，一直就過着一種小康家庭裏的美滿生活；自從去年九一八亂起，全家逃亡到鄉裏，於是在一個像天崩地裂的炸彈的烘炸聲裏，母親給嚇成了病。以後只要一聽到任何的一聲響，就會神經質的全身痙攣起來。弟弟在第二次跑進城去探信的時候給日本人捉了；有人來告訴他們在一條小河邊，曾經看到被截斷了弟弟的半個屍身！接着是哥哥又失蹤了！人們又說他是投進了義勇軍！…最後他說到他自己！

「在那個時候我也曾下過快心想加入義勇軍，但就因為有着不忍丟下了這孤伶的老母的理由，我無愧於心的苟安下去！這樣的一直到了兩月前奉命進關的時候，我還想到現在是應該一個人偷偷的溜跑了去從軍的！但，天啊！我是一個多麼懦弱的人啊！終於，我還是夢一般的飄流到了這裏！」

「……………」

「初來這裏時，我也曾想過，換一個新的環境。許會有一種新的希望！但事實却給與我一個徹底的絕望！我不能對這現實的南方的一切感到滿意！同時，那過去的殘酷的印像，却永遠在我的腦海裏伸張着，每夜當我閉上眼去。我總彷彿看見了那血淋淋被截斷的弟弟的半個屍身，那



正在極度的癡攣着的母親的蒼白的臉！立刻我又被驚醒了過來。我只悔恨我的懦弱！我為什麼要這樣珍惜的去留下了這痛苦的生命呢！」

「但是，朋友！我們是希望去收復東北的！」我明知道這安慰是一個欺騙！

「知道是在什麼時候呢？」他冷峭的反駁了一句，隨即拿起面前的一滿杯酒一口喝乾。

不知怎的，在沉默了一回之後，我忽然又問道：

「你有了妻嗎？」

「妻！……」我看見他的臉色突然變了！從他的兩眼裏，放射出一種慘佈的光凝視着我，我不曉得這問題有什麼地方刺傷了他的心！我正覺得茫然無措的時候，忽然看見他一滴眼淚掉下到酒杯裏，隨即又很快的把頭低下去，緊緊的埋進在兩手裏。

.....

江水在晚風中微嘯着，明月窺進了這小樓的一角，似乎在低低的問：

「是誰在這個人的生命裏加上了這無辜之刑呢？」

一九三二年冬湖州

## 文藝思潮轉變的程序

陳 適

文藝思潮是研究和鑑賞文藝者一種重要的基礎的智識。所謂「思潮」兩個字的意義，梁任公先生在一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凡文化發達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寢假而漲——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漸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于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

之時代也。」

一個時代思潮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必有相當的價值和那時代的需要。思潮的轉變的程序，任公先生又證之於佛說分爲四大時期——啓蒙期，全盛期，脫化期，衰落期，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多循斯軌。

思潮的轉變是呈有循環式的，在盛衰起伏的進展中推移着的。思潮並不單限于文藝一方面，它如經濟政治社會科學等等，也各有一時代的思潮；文藝思潮是從全部社會思想中僅就文藝片面去觀察研究。所以文藝思潮雖自成一體系，而同時和其他各種思潮有互相因果和轉變的關係。

文藝思潮的轉變是基於社會生活經濟的變遷，它的前驅的殞落和新生的產生，通常都是經過兩個歷程而完成的。每一種新文藝的運動，都有社會的意識和經濟的基礎做它的背景。社會是有機體而是進化的，人類的生活天天在變化之中，文藝是當代的人生的表現，社會的反映，因此它爲新思想新生活的表現，便不能不擺脫舊時的軀壳而轉向新途型的發展了。

一種新文藝的開拓，最初是憑着很少數的先知先覺的作家，採取新觀點和藝術的手段，創造出它的始成的雛形

。它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及用以表現這些思想情感的題材和形式，和舊文藝的內容外形都有極大的差異，而至於互相衝突反對，因此當它初出世的時候，最易惹起那些舊文學家的驚駭，而至於加以反動或離經叛道的罪名。然是這種新文藝的作品總因是新生命新思想上的轉變而起的革命，在社會的意識和物質的基礎上是具有相當的根據，它不受一切非難阻力的動搖而自然地發展起來，漸漸有了偉大的力量深入於大眾的心坎中，於是不久便有許多新文藝研究家和批評家加以研究批評，從歸納中發現它的特徵和作風，而賜予以一種新興文學的名號，極力提倡宣揚，以造成一個時代的文藝思潮的主潮。

### 吳曙天少做文章的原因

有一次我在衣萍先生家裏玩，我問曙天女士：「章太太怎的而今不大做文了？」衣萍先生插嘴說：「做了太太還做文章嗎？」曙天女士低頭微笑，睨他一眼。

(乃)

之 編 主 社 本

路 線

刊 月 半

刊 合 期 四 三 十 二 第  
目 要

通 訊 論 半 月 大 事 紀	列強陸海空軍之現勢	日本昭和八年度戰爭預算	日本大藏省發長日貨運華概算	民國二十一年度全國海關稅收	四川省指委會與特派員辦事處對峙	如何使政治上軌道及安定社會	胡蘇庸	王茂衡	編者	一、專論	二、八八變的前後左右	三、八八變的損失總檢閱	四、日本在東北之鐵約權與鐵路並行線問題	五、歐洲產業革命的烏瞰	六、現階段的中國經濟特質	七、風雲瀾漫之太平洋	八、在試驗中的西班牙共和國	九、邊疆近况與將來之開發辦法	十、復興革命與復興民族	十一、從邵飄萍到劉煜生	十二、顧祝同破壞約法	十三、我體念了貧民窟的生活	十四、蘇省黨都執委之抗日，拳頭	十五、蘇省黨都執委之考選	十六、鏡人	十七、鏡人	十八、鏡人	十九、鏡人	二十、鏡人	二十一、鏡人	二十二、鏡人	二十三、鏡人	二十四、鏡人	二十五、鏡人	二十六、鏡人	二十七、鏡人	二十八、鏡人	二十九、鏡人	三十、鏡人	三十一、鏡人	三十二、鏡人	三十三、鏡人	三十四、鏡人	三十五、鏡人	三十六、鏡人	三十七、鏡人	三十八、鏡人	三十九、鏡人	四十、鏡人	四十一、鏡人	四十二、鏡人	四十三、鏡人	四十四、鏡人	四十五、鏡人	四十六、鏡人	四十七、鏡人	四十八、鏡人	四十九、鏡人	五十、鏡人	五十一、鏡人	五十二、鏡人	五十三、鏡人	五十四、鏡人	五十五、鏡人	五十六、鏡人	五十七、鏡人	五十八、鏡人	五十九、鏡人	六十、鏡人	六十一、鏡人	六十二、鏡人	六十三、鏡人	六十四、鏡人	六十五、鏡人	六十六、鏡人	六十七、鏡人	六十八、鏡人	六十九、鏡人	七十、鏡人	七十一、鏡人	七十二、鏡人	七十三、鏡人	七十四、鏡人	七十五、鏡人	七十六、鏡人	七十七、鏡人	七十八、鏡人	七十九、鏡人	八十、鏡人	八十一、鏡人	八十二、鏡人	八十三、鏡人	八十四、鏡人	八十五、鏡人	八十六、鏡人	八十七、鏡人	八十八、鏡人	八十九、鏡人	九十、鏡人	九十一、鏡人	九十二、鏡人	九十三、鏡人	九十四、鏡人	九十五、鏡人	九十六、鏡人	九十七、鏡人	九十八、鏡人	九十九、鏡人	一百、鏡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 十 郵 八 全 四 半 五 每 出 八 二 一 二 二 民  
算 足 票 角 年 角 年 分 冊 版 日 十 月 年 十 國

## 紅燈的照射

王 開 璞

晨起，天氣晴朗而溫和，好像有一種春底感覺，情緒裏也滲透着生命底活力，無名的愉快使我在不知不覺中對一切都爲之欣然。爲了琳的約，我真暫時地忘記那抑鬱的渣滓了。

懷着這樣異常的心情，我茫然地渡過了一個上午底辰光。我自己也很難知道我是怎樣地遺逝掉我的時間，祇似有萬頭的線條緊纏着我的心頭，輕輕地，顫動地，時間便飛越了；太陽行過了牠的中點向下沉墜

是午後四時，我整齊了面容和衣履，我開始走上街頭，騷動的街頭。

一九三三的道奇掠過了，Radio 的交響樂吹過了，街

車上駕着劇中人似的典型的女人，媚的眼風閃着銀星的美，血紅的朱唇表示櫻桃的軟甜，但這一切，全部地被我忽略了；我有點醉意，醉的靈魂裏含到些許的苦悶的殘餘，我是深沉地陷落在神祕的泥沼，沒有另外的心情去顧及街頭的動態。憑着天，我這年青的人生底丑角，彷彿面前呈着豐盛的筵席的飢民，因為琳的多情的允諾，我爲這迫來的局面慌張了。

這是事實，在街頭，我板着紳士的面部的表情，流露出男性的尊嚴，好像上帝的寵兒，光明偏射了我的心靈，我是傲然了。過往的路人都是渺小的，我對他們都現着輕視的態度。我根本不需要這世界，假使這世界上沒有琳的話。

走着，我的身影從熙攘的體羣中掠過，每一個路人都向我投擲了一個注意的視線，似在說：這驕傲的青年人！我不否認，我頷首微笑，原因是，琳賜予我以生命的紅燈

步伐在調節的韻律中前進 走在××橋畔時，眼前一亮，生命的紅燈之光倏地竄射了，我是昏迷在含着電的眼波的迴旋裏——是至情的收獲，抑是天底湊合呢？

琳輕軟地走着，身旁隨着兩位華服的中年婦人；她穿精緻的有到色底調和的花面的走鞋，娉婷的嬌體上蒙着一

件素潔的長衣，美麗而勻稱。她見到我，情不自禁地，白嫩的面部浮上了一片桃花似的紅暈，那嬌羞，憐人的情調，使我想到我的人生底歸宿了。事實上，我們無言，祇有沉默的情底交流，視線底互織，這樣，我們便走過了。

情緒的紛擾，意念的動搖，我徘徊：轉身走，尾隨她，還是前行，把握着我的期待？最後我的決定，不管她赴約與否，我把我的守候的工作完成。

我的步伐重整了。

××戲院剛散第一場，觀眾潮似地湧出，風景又多了。嘴上塗的血，頭髮蓬散像一窠雲，瘦長腰肢隨着高跟鞋的踏步而晃着的舞一般的款乃，埋在皮外衣的高領裏的滿塗鉛粉的面頰，怨我，我是爲琳的神聖的網羅裏纏了，一切全都毀滅吧！

走進戲院的門，我看鐘，四點念五，距離第二場開演的時間是一個鐘點有零。一個不十分短的時間呀！我放下不定的心情與搖洩的靈魂，在嘗受期待底淒涼。

似門人，××戲院特僱的漂亮的守者，我在門邊來往逡巡，陪伴着看衛的警士，我掙扎在幸福與苦痛的對壘之中。

是去歲的往事，在這同樣的季候，我也曾演過一次期



待的悲劇，琳，她是殘忍地使我的脆弱的靈魂受了一番痛楚的顫抖，忘記她的約言了。今天她也許不會來的？我這樣想：以她的矜持和高貴，我的失望對她是不生什麼感覺。而且假使不幸的話，她本就懷着玩弄，嘲笑的初衷，這約會，早被那環繞在她的週圍的紳士的氣息底物質壁壘蒙蔽了！天，我懷疑，這樣冤不？然而，不管，等着罷。

我想到她來時的我的雀躍，我也附帶地想到她不來時的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歸去的悲哀，我的思潮起伏着層層不凝靜的波紋。我想她定會來的，否則，她昨天何以接受我的請求？至於不來，她也有她可說的理由，她可以借詞說，本來是預備來的，因為家人的羈絆，無機會脫身的關係，以至不得已地失約了。這在她，彷彿拒絕一個乞丐向她乞討一樣地平凡，她凭也不會明瞭別人的失望的。我不敢再想，我的眼眶裏有點濕。

一輛輛的街車在門前馳過，有的停下了；但，琳呢？我真有點害臊，藏伏在小室裏面的售票者從窗裏向我注視，站在我距離不遠的兩個年青人似向我冷笑，他們的意思說，你的她不會來了，還有什麼等？倒楣的！

潛在的意識底閃動，我的眼前展開了桃色的風景：琳的情影珊珊地下了街車；溫柔的表情，面部的紅暈，小姐

型的流露，我和她，並肩踏步，走進被旋律動搖着的場內。羨，妒，憤，恨，好像蛇噬了他們的心，觀眾的多方面的視線把我們牢縛住。我，沉醉了。忽然地，第一幅風景幻滅，腦幕上映出了另一幅；鐘面上的長短針指着五點有半，場裏面的音樂奏響了怡人的音調，門在剎那間輕輕地關上，我爲了琳的欺騙被排斥在淒涼的外邊了。正如囚徒走上刑場，我含着眼淚孤獨地離開這讓一般幸福的兒女盤據着的場合。

用聖徒似的至誠，我對天默禱！

靈魂的戰慄，心波的狂跳，軀體的戰搖，失望將代替了憧憬底全部，時間過分地無情了。我的腿有點酸，長時間的站立使我的身心都感到疲乏，真地，癡情的孩子太迷戀於粉紅色的夢了，這苦惱正是他應得的報償，同時也是一種磨礪底嘗試。

一分，兩分……在五點念五的轉瞬間，好像劊子手的快刀已經安置在我的項上，這最後的五分鐘呵，最後的掙扎！

謝上帝，生命底鑰匙啓開了幸福之門。

琳，美麗的安琪，她好像一朵雲彩，翩然地降臨了。她的服裝已經有了相當的更換，不是前一刻見到的琳

了；一小時以前她是位天真的姑娘，現在則是有到十足的紳士氣的時代的小姐。她穿着玄色的皮大氅，白嫩的粉臉在那高領的包圍中更顯得色底對比，美麗面清新的調和；蓬鬆的香髮，細長的畫眉，石榴色的唇，尤其是一種天所賦與的高貴的莊嚴，她真足以使全人類向她低頭。她下街車，明媚的銀星和我的湊合了，我迎上，臉上是笑得那樣地香甜，我感謝世界何以賜予我的如是之豐富。

——怎麼現在才來？

——你已經來了很久了？我因為陪她們買點東西，回去之後又出來的。

——我自從那時就來這裡守候起，現在腿真有點酸。

她的櫻桃一綻裂，縱使我的肉體幻成灰燼我也不會忘記她這樣一個媚笑。

正如我的理想的風景，我們並肩地踏入。我在甜密的縈迴中發見了無限量數的目光底投擲，忘我的剎那呵！

剛進都，在售票室前，她忽然摸了摸身上，說。

——我的手巾呢：

我幫助她找，我懷疑着。

——怎麼一轉身間便不見了？

——也許掉落在外邊，請你看一看。

這是我的義務，我迅速地走出去。但，結果，那里有手巾的蹤影？我問街車夫，他說什麼都未看見。我失望地進來，彷彿心頭露出一部份的空隙，小學生忘記了他的功課似地怔忡着。然而事實常有出人意料的，進來時，她却告訴已經找見了。在這頃間，她把票已經買好，我要客氣，晚了。她說：

——爲什麼要客氣，給別人見了笑！

幸福呵！生活底憧憬，值得欣羨的奇蹟。我常在夢中尋求着這種生活形態的降臨，而今竟實現在現生活裏。雖然這祇是小布爾喬亞的典型，我却以爲人生是應當這樣建築的。

琳坐在我的右邊，她的衣上流散的一種香味像花蛇似地籠繞了我的靈魂。一切的對象都在我的意識領域中喪失，我祇是沉默地用到素潔的意念，欣賞的眼光在凝視着她的美麗的芳影。外氅除下了，她穿的是一件玄色素絨的長袍，極勻貼地描出了她的身段底娉婷，狹窄的袖口短及肘部，一段新鮮的嫩藕般的小臂呈露在外面，羊脂一樣的潔白和光滑，是藝術的真髓。再，眼角上，鬆散秀髮下陰覆着的一對明亮的星球，攝住了我的人生，牠是我人生之途上的明燈，在牠的光輝下我可以完成任何繁鉅的工作。還

有，那芳頰，黛眉，朱唇，一切都沐浴在她的溫文靜穆的表情中，這霧圍太使我醉迷了，我真懷疑到這不是現實而是夢境的渺茫的甜蜜。

我們低低地談着，細細地訴，在顫抖的語音裏告訴她一年來的悲哀，隔絕中的孤獨的淒涼，有時我的眼眶紅了，我用力地將湧起的熱淚咽下。她這時我相信也是有到相當的陶醉，我對她的深情她是完全明白的。她向我訴着她家庭的轉變，慈母去世後的痛苦，以及她本身的下季的打算。在這裡，隔膜的全部被熱情融解了。

忽然地，我的心頭一動，想起了這部片子的名稱——「苦盡甘來」。我笑問：

——我忘記了，這片子的名稱是……。

——……

她不思索，想隨口地答，但，經過了剎那的沉默，她笑了，說：

——我不知道，你說叫什麼名字？

我不禁也笑了，我們以都為這苦盡甘來的美夢所支配

★ ★ ★ ★ ★

戲散，我為她披上外衣，慢慢地隨着人流，下樓，踏出，視綫的逼射呵！我，這幸福的天之驕子，暗淡的生活裏開始透露出紅燈底光輝。

琳，妳能像一盞紅燈永遠照射着我的生活？

**三姊妹：  
盛煥明**

流浪，流浪，像海水樣地流浪着。

我的命運和我的身體樣底壞。當我在×地住了二年之後，和一般慣給壞命運作弄的人樣的：只得重返舊地——S埠了。因為在路上受了點寒，到S埠之後；我就去求治於一個價廉的公立醫院。當我默默的坐在候診處計劃着病

療後的一切時，一個病勢嚴重的病人擡進來，我睨着他：他是蒼老的，憔悴的，似乎不能夠動彈。當那個跟隨來的瘦黃少女把那掛到地上的髒被提起來疊到病牀裏去時，一種難聞的穢味撲進我的鼻子。我發覺眼前的每個人都皺了眉，有的用手帕掩住鼻子。

我近乎靈感地想：這怕是個患癱病的。

果然，到後來這猜想是在那少女的嘴裏證實了。並且知道了這患癱病的是她的父親。像縷輕烟似的，我連想起一

個患癱病的老鰥夫，和他那三個經營××咖啡室的女兒。

二年前，居留在S埠時，我常將自己空洞的餘暇消磨在這咖啡室內。經過一條冷清的街，到了一條更清冷的街：一個有名的中學校是建立在那邊。××咖啡室就是開在它鄰近的小小平房裏，那是樸素，雅致的。假使你白天去——也許你是多感的，也許你是易爲人發出憐憫的感傷的，也許你是瞧不慣那些年輕的學生，向這對嫻靜本分的少女過分的調笑的，那末和我似的晚上去好啦！（或者你的耳朵曾有過這種經驗：年大人把可可當哥哥討她們的便宜）。

至今能清晰地記着的，只剩下她們那個最小的小姑娘：那對黑大的明眸，孩子天國獨有的雙頰，這印象就是再過十年都不至於蒙上霧。雖是她的名兒已經記不清，不過這並不礙於我的思索。在當初我慣稱她「小掌櫃」，她是個聰明的，活潑的，會談話的好孩子。

潔白的眉心，常會蹙成個不稱合年齡的小皺結，遲疑的咬着小手指：不是哀愁，也不是習慣——是對一切的猶疑。

的確她是很好學的，並且是和她好學樣地好問，她常向我詰問疑難，有一次：她在一邊做算學，突然跳跳蹦蹦

地走近我，咬着她的小指頭：

『江先生，爲嗎分數除法顛倒相乘就行了哪？』

每當我的回答是使她不滿意，或是吶吶時，她就愁愁地羞着臉。

借一種冷靜的環境來消磨無聊的閒暇，在我自己屢次感到無聊的。不過這種感覺很快樂的就給那孩子的天真底言行冲散了。在某種環境下，我會把眸子熱情的睜着她的二姊，我好像很迫切地需要她的愛，本來，像我這樣的一個有家室有孩子的人，是不該再有這種思想。這——該說是環境的使然。

至今我自己都不明白，怎麼當初是這樣的淡漠；爲什麼不和那個「失意的藝術家」結識起來。他是年輕的，悵鬱的，頭上堆了一頭長得憂痛的亂髮。我和他都是××咖啡室每晚必到的顧客，並且我可以推測得到，他和這咖啡室的往還是我長久得多。雖然我也曾有過對他攀談的心，可是終給可笑的怯懦所中止了。

我不和那孩子的二姊戀愛起來，在這種柔膩的環境中，是會使一個旁觀者感到掃興的。在燈光下我挾着紙烟注視着二姊和那個年輕的「失意藝術家」親嬾的低語成對的淺笑，成對的哀愁……當我悄悄的睨着站在那邊踟促的二



姊時，有時候倆人的眸光像閃電樣地接觸，很快的各人低下頭……在這種不安的情景下，她不好意思地向我招呼：

『還要喫點什麼嗎？江先生』。

或者是低下頭進去侍候那癱瘋的父親了，有時我嘲弄性的把殘餘的烟蒂兒摔到他倆的腳邊去，或者用別的方法斷了他倆的低語，可是我很快的懊悔了：當二對眸子反顧了後，或是一陣爲我而發的輕笑和低語發生了後。

我每感到這是種侮辱，爲了這點緣故我會隔二三天不去。但是在意氣給無聊吞盡之後，我又有意邀了個朋友，或是用着事情忙，生病，之類的話向他們解釋這幾天不去的原因了。

自從那年青人把長姊用墨筆畫了張絕肖的素描像之後。我就默默地給他一個Nick name：「失意的藝術家」下面是我離開S 埠前的日記。

九月五日：

病，總算是好了。

在病中，牽掛着的××咖啡室，今天許是去過了。我似乎有點 Sentimental！當我推進××咖啡室的門時，蕭條，慘澹，在我的眼前顫動着。像是給一種神祕的力壓住

了我的胸脯：我幾乎給視線攔過的情景窒息住了！

一個憔悴的招呼送過來，那體態的輪廓告訴我，這大概就是那二姊。我疑惑地咬咬嘴唇，她慘澹的神情，使我不能發出熟悉的笑容！

『先生，真難得，好久沒見你來啦』！

笑，勉強的爬出嘴角：『是的，我才來上海不多天，我離開上海已近兩年啦』。

我不自然的又瞧了她一眼，我看見一個垂掛着的凋零三角形，頭髮散亂地。她的手——我的天！枯細得和秋天的樹枝子似的。我坐下來：『生意不錯吧』？唉！我問得太殘酷啦？

『差了，先生，我們真不大好維持哪』！

『是的，這年頭做生意是很不容易的』。

我接着問她，因為我覺得像他們做學校生意的總不見得受很大的影響。她的回答是：

『我們近年來的運氣很不好，校裏鬧了學潮，現在學生只剩了三百多人，並且改變了規矩：不准自由出入，連禮拜都是如此』。……

我燃着烟，空虛地瞧着上升的青烟。

我問他：『你爸的癱病怎麼樣了』！

她咬着手帕，她的頭又垂了下去。像瓣凋零的秋葉似的嘆息一聲。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是去年夏天就死了！接着她就啜泣起來！

我安慰着她：『生這種病真太苦！何況他又是個老年人，誰沒有離開世界的一天哪！真的——你那妹子呢……她真聰明，還沒有散學嗎？是在中學裏唸書了吧』；

總之，我今天的去是多此一舉，我是去找人生的悲哀！

她說：『江先生，我真怕告訴你我們的近況，在我父親死了三個月之後，我的姊姊就嫁了人——嫁給一個做小生意的……』

『她的近況好嗎』？我襲斷她梗喉的語音。

『苦得很哪，江先生。這次上海戰事中，他們住在關北，燒了店舖，差不多是光着身逃出來的——現在住在鄉裏。我們因為生意太清淡，在沒辦法中，只得把我妹妹送到機廠裏做工去了……我真心痛，她太可惜了……』她淌下淚來，把頭撲在桌上低聲地嗚咽了。

在一個時期裏，我曾愛過女人的哭，可是，這好像是喫厭糖的孩子似的，喫得太多，喫得麻木了舌頭——後來

我一瞧見姑娘們哭，看見姑娘們紅着眼啜泣時，真好像喫多糖的孩子看見盒子似的。不過我今天却深深地感動了。

她揩了淚，給我沖了杯博士頓，其實我那裏有心需要這些。可憐！連牛乳都沒有備。

還是二年前的那種陳設，牆上糊的花紙也沒有換！是我往常慣坐的桌子上，我找到了在當時因為攔紙烟而燙焦的檯角。呀！我昏了，關於那「失意的藝術家」底一切會忘了問她。他爲什麼不能娶她長姊呢？

出了××咖啡室，我去訪元，德，章，請他們設法把我找找事情看，他們的近況也不大如意。

九月六日：

我又去了。我去時她正在給一個學生打一件絨線衫。瞧見我去，微笑地站起來。

在她的嘴中，我知道了「失意藝術家」底失意。

她告訴我：「他至今還欠我們十多塊錢的賬，自從我姊姊出嫁之後就沒來過了。我姊姊是從小就許給我姊夫的，我父親死了不久，他們就來催婚。第三天我姊姊就失蹤了，不到三天她又蒼白着臉回來，我問她到那兒去的，她死也不肯說。直到出嫁的前一晚，她才告訴我，她是和敏一一江先生，敏就是那個天天晚上到這裏來喝咖啡的年青人

，他們倆的感情是很好的，她和他偕逃了。但是敏當時身邊連一塊錢都沒有，不到兩天生活就成問題，我姊姊只得忍痛的回來。敏到後來也曾來過幾次，瞧着大姊就嘆氣，有一次在我們的房裏哭了起來！江先生，你說有什麼辦法哪……現在我還有一張那藝術家給我姊姊畫的像呢』。

她把那張畫像拿給我看，他當初畫的時候我曾看過一眼的，畫得的確很瀟脫的哪！

臨去時，她的妹妹回家來了。她穿着極舊的衣裳，瞧見了我：紅着臉把頭低了下來。比從前大多了，可是已經褪盡純真的影子！我吶吶着，呀！叫我說些什麼好哪？

九月七日：

沒有陽光，沒有風，是輕愜的天！

她問我：『江先生，你結婚過沒有呢』？

我含糊地答了她。談了不少碎瑣的話。

我實在無用力在S 埠住下去。

九月九日。

天哪！她竟露出要嫁我的意思了！她說：『江先生，我真沒有勇氣再這樣生活下去。不能把一生寄託在這種生活上呀！江先生，你說是不是呢』！

今天我本不打算去的，可是經不起她昨兒的邀，終於

捧了些煩惱回來！

『江先生』！她說！『你到底結婚過沒有呢？我看沒有勇氣這樣地活下去，不能把——』

我老實說了：『我結了婚，並且我已經有了孩子』。

她蒼白着臉走了進去。我惶然地瞧着她的背影：撲在牀上哭啦！——天！

我把袋裏剩餘的八塊錢放在她的賬桌上，帶上門走了出來。

你同情着人們，但你自己也是個該受人同情的人哪！

九月十日：

從文處設法到了十塊錢，決定明天離開S埠了。

流浪，流浪，像海水樣地流浪着哪！

歲暮稿於古婺

### 馮沅君害人

在語絲上常做文章的王品青是失戀死掉的，他的追求的對象便是隔絕的作者塗女士(馮沅君)

### 蕭伯納的Arms And Man

英國大戲劇家蕭伯納氏的「武器與人」已攝成電影，內容係描述一位武士因戰敗逃入一個敵國軍官的未婚妻的閨房，後竟愛昧起來；後守奇史少校回來，却和個婢女洛卡發生愛情，至於，簸起許多可笑的話來，才各成眷屬。不過蕭氏是一個看重金錢的作家：以前曾有一位留英的中國學生向他說中國人曾把他的劇排演，蕭氏不但不高興，且罵中國出版和演人家的劇，並沒有差商版權。我想向蕭氏買版權的影片公司，一定吃他不少的吊價之苦的。

# 小品

蚊

須白石

鐘打了。拿了講義懶懶地踱到教室裏去。這堂是我最厭倦的一課。但因為要點名，不得不跑去清坐敷衍。

教室裏零零落落沒多少人。教員挾了皮包咯咯的跑上講台，在學生講閒話聲中點過了名，老調的翻講義，老調的背着講義；除掉講義上寫着的話以外，沒有一句正經話講出來，只參酌些無聊的形容詞和插科。

沒有一個同學不是厭倦的；有的在打盹，有的趁教員寫黑板時敏捷的溜了出去。講義上淺顯的東西我已看過一遍，聽到他所講的都是我所知道的時，我也實不客氣地厭倦了。來時匆忙沒帶一本小說，不然倒可以消磨消磨時間，趁風打擊地溜出去，又非我所願意，而且那教員認得我



，被他回頭看見倒是有點難爲情。我真沒有辦法了，只能光着眼發瞪。

當我注視到教室的一個角落，我忽然發見了一個蚊子在慢慢地飛着。我不由得爲之驚異了。因爲時季已是下過一次雪的初冬，人們都厚厚跔着一身棉衣，却不料這一個角裏還存留着一個赤身的蚊子。嘗聽得老話說：『八月八，蚊子大如鴨；九月九，蚊子叮石臼；』是形容蚊子在秋天的厲害，八月裏還很大，到九月裏其嘴巴還能叮得石臼。可是現在已是十一月底了，這個蚊子還能捱過如許久的寒冷之侵襲而存留着。我真衷心的佩服它偉大了。

無如蚊子終是可惡的東西。自從前年夏天在茅草叢生茅廁叢立的故鄉被蚊子叮出了一場幾乎送命的瘧疾後，蚊子之應當爲我所切齒痛恨，便成了牢不可破的觀念了。所以現在雖然覺得它抵抗寒冷的力量可異，却仍是不能挽回那舊觀念，猶如看到一個仇敵做了大事業，始終還當他是仇敵一般。我想，這蚊子有這樣的大本領捱到現在，那它以前咬人一定也很厲害的吧？想來有不少活鮮的人們爲它咬出病來，甚至於病死。也許它吸了許多人血，才能抵抗住寒冷，一直活到現在吧？假如真是這樣，那它便是個括人脂膏以利自身的官僚之流的東西了。那真可惡，可惡！

我不禁恨恨的再盯了它一眼。可是，看呀，它的力量薄弱得很，那微顫的翅膀好像支不住身的重量，雖是拼命向上飛着，却只想沉落下去。忽然窗外一陣風來，便很容易的把它打落地下去了。

看到這裏，我倒不由的覺到了它的可憐；同時却也覺得痛快，夏秋二季一向跋扈的魔王在今天却經不起微微的一吹風；當日嗡嗡的雷鳴那裏去了？當日尖銳的長槍那裏去了？夏日的微風只助長了它的威勢，今日的微風一嘯即請它下地。它還有能為？還有氣勢？我覺得它始終是烏江邊上的項羽而已。

以它剛才飛的困難狀態測斷，吃了風的一擊，我滿以為它決不再會有重振翅膀之能力了。但預料它定不會死。那麼，我想：等課散了後以一踏足了其生命。於是我安心的又重新諦聽教員的講解。這時正是參酌科白的時候，正講着二個名人的笑話，還動聽，我便聽了會。不料講完笑話後又背着講義了，於是我又無意識的注視到剛才那蚊子那裏去。

呵……………？我當時驚異得幾乎喊出聲音來。原來那細小的東西竟出人意料的又飛起來。還是剛才那麼翅膀支不住身重似的，努力的上上下下翻動着。至此，我真不能

不更進一層的欽佩它，甚至拋掉了一向對它的惡感。這東西真不愧爲一個厲害的勇士！同時，又油然的爲它可憐而淒傷起來。這真是可憐的結局呵，以前是那麼不可一世的勇猛，到現在，爲了想苟延生命，便不得不忍着痛苦掙扎，雖然被不可挽回的命運擊打，仍不失了一個愚蠢的勇敢。但這勇敢是可憐的，它不知道在它那奮發後面等待着它的還是一個死。而它又彷彿並不揣想自己的結局似的，拚命的向上着呢。看，落下一點了，翅膀已沒有先前那麼靈活了，是寒冷在漸漸剝蝕着它吧。可是又飛起了，這回似是竭了全生命之力殺的；唔，又落下一點了。這回該一直會着地了吧？但是又上來一點，又落下……

這悲劇呀，將支持到什麼時候才閉幕呢？我爲它悲痛，不忍再繼續看下去。我心裏跳着似的，回過頭來。但即刻又不放心地又回過去看，還是原樣：上上下下痛苦地翻動，簌簌的冷氣無聲的嚙着它的翅膀。

回過頭來。心內異樣的煩燥起來；我這時的思念同剛才的取了相反的路途——同情的路上去了。我想想假如它能夠支持到下課不死時，我便把它捉了安放在暖處，苟延它生命。但理智告訴我，它即使在暖處獲了暫時的苟延，沒有食物吃也還是免不掉要死的。事實上又不能把自己死的

血弄出來送到它嘴裏去，那麼，給了它終於要死的延長，豈不是增加了它的痛苦嗎？

我難過，我不悅。

噹噹……，下課了。同學們都蜂擁著出去。我急忙跑過去看那東西，找遍了空中地下，但是沒有了呵。

無聲的掉在我看不見的地方死了呢？還是竟能夠飛到別處去了呢？

收着皮包的教員呆着問我：『找什麼？』

『一個勇士呵！』我說『可是沒有了！』

一九三二冬十一月。

## 托爾斯太與二十八

托爾斯太是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誕生，最初的處女作，「少年」是二十八日出版，向蘇斐阿女士求婚也是二十八日，他的長男也是生於二十八日，而她的兒子之結婚也是二十八日，八十二歲時的出家也是二十八日。

於是托爾斯太與二十八有着深切的關係了(力)

請看

青年化！

理論化！

幽默化！的

為青年們歡迎之讀物

## 青年戰線週刊

零售每冊二分樣刊附郵一分，紀念  
訂戶本埠特價一元，外埠一元二角  
，外送長約十萬言之青年文集一冊  
，叢書半價券一張。

地址：南京保泰街景福里

## 介紹：『藝術工人』鄭影子著

本書內容包含八個短篇小說，是作者在一九三一年中所作，描寫一個窮苦的青年，在學畫時苦悶的新片，對於描寫之技能如何，要請讀者自己來批判，如讀過鄭君所著之黑白集文畫集者，當可知道其描寫手腕，亦毋庸多說了。

北平大東文藝社出版

**詩 歌****長行曲**

侯汝華

趁步履未衰，  
不妨踏破天涯一角；  
勿論是赤日在流金，  
抑或是冰輪輾入寒澁。

登萬里崎嶇長途，  
倩嗅覺聞取生命的餘馥；  
少女的唇吻懸在唇端，  
正好作我明日的奠祝。

宇宙茫茫的廣漠，  
路畔時有石榴紅斑駁；

使我回味着猩熱的柔情，  
那怕是歡娛早已成昨。

但我無依戀，亦不隱憂，  
長行未已，步履仍續，  
爲耍玩味人世的真情，  
願坦受一切的榮與辱。

——一九三二，九，三。

## Good Morning

楊晉豪

每晨，這十字花枕，  
    瞞住我說：「Good Morning」  
我底頰偎着她深吻，  
    彈魂的玫瑰的問安。  
    是她緋色的雲裳，  
    是她細注的髮香！

這是五年前的紀念：

五年前我在她家裏玩。

深夜裏斷續的閒談，  
使她忘却了去瞌睡  
早晨她到我房裏來練字。  
寂寂地祇有我和她——這時。  
『雪妹！我來爲你把筆。』  
我手掌抱着她底手背；  
忍不住我底頭偎近她底，  
想劫一個吻——偷偷地。  
但她把頭低下去掩沒了頰：  
『漱哥，唔……不要吵呀……』  
我顫心地嘴伏在她底後背，  
髮與頸上芬芳的彈撥。  
『雪妹，我，我是愛你……』  
『不要吵呀，漱哥，嘻嘻嘻……』  
終於，我放了她，獨自徘徊，  
惟恐她稚嫩的心會驚駭。  
寫完了字，她站起身來：  
『漱哥，我們到外邊去玩玩。』  
『不，我不去！』我恨她不留待  
失望的悲哀傷了我底心懷。



飯後，我向姑母表嫂們告別，

她們百般留我也終留我不住，

『這孩子一向是這樣的怪皮氣。』

送我出門時，她們埋怨着說。

最後，她揉紅了眼，也跟着出來，

沉默地遞給我她自製的幾件禮物；

其中一個十字花枕，

枕面繡着「Good Morning」

瞟住我，這十字花枕——她底

桃色的問安，紅花與綠的枝葉，

溶合而映演着這一過去的情節，

還照出她嬌藏的心和溫存的容顏。

九，六，于江東橋畔

## 心底躍動

李 夾 人

一羣，三五個嚙了眼睛的男女

你攙着我左手，我扶着她的右肩

幽幽地，有如蚯蚓的蠕行

在深巷裏奏着寂寞的三弦

北風裏，有如鬼哭的淒涼底調子

透進了傷心人窗幔的線縫

案前的愁燭已瀉盡了苦淚

隨着綠色的火焰，一顆心底躍動

## 旅 程

裘 鵬

憶，當我離開那灰色的古城，

我曾懷着怎樣一顆厭憎的心！

而今，我獨行在這悽寂的旅程，

我却又含淚的在悵望着那故鄉的烟雲！

悵望着那故鄉的烟雲！

像悵望着自己在飄蕩着的一縷孤魂！

遠處的悠長的汽笛像鳴着喪鐘，

這臨刑的，是罪惡的愚庸的一顆心！

這臨刑的，是罪惡的愚庸的一顆心！

我閉着眼，懺悔着像一個刑前的囚犯！  
我默禱着那叛離了的家鄉的和平！  
只有兩聲伴着我這悽寂的旅程！

### Song

何德明

——譯英國 Goldsmith 詩——

當可愛女人屈身去做出愚蠢事情，  
她曉得太遲了男子是會負心，——  
甚麼魔力能撫慰她的憂愁，  
甚麼法術能把她的罪惡澆清？  
  
唯一的方法把她罪惡蔽遮，  
隱匿她的恥辱避開人們的眼，  
使她的愛人深深地懊悔，  
使他的心胸苦痛這就是——自裁。

### 是時候了

丁伯驩

明亮亮的鋼刀兇猛地刺上了心田，

熱紅紅的礮火熊熊地燒上了眉尖，  
血腥的風一日緊似了一日，  
生命和土地一天減削了一天。  
喂，奴隸們，  
你們永遠地甘心任人宰割，  
直到一條命都不剩留的一天？  
這是恥辱——拖着手任人家撻鞭！  
流着淚狗樣地希冀着別人的慰撫？  
顛着手羔羊般地向別人乞憐？  
真是恥辱，奴隸們，  
你們怎就忘記掉自己是「主人」？  
「主人」怎又會沒有自己的主見？  
你們爲什麼又不相信自己力量無邊？  
爲了你們自己目前的危機，  
爲了全世界一切被宰割的奴隸，  
該是刻不容緩地把力量拿出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你們該去完成這偉大的使命！  
永遠地要作奴隸呢，還是主人，  
是時候了，你們應該就取捨於今天。

本社叢書之一

# 羣衆出版了

高爾斯華綏原著  
蔣東岑譯

看過郭沫若先生介紹過的「銀匣」「法網」，自然知道英國四大文豪之一的 John Galsworthy，他的名自不待新近得了諾貝爾世界文學獎金早廣播全世界了。他的傑作「羣衆」(Themob)，現經蔣先生譯出，不日出版，「羣衆」，如其有人說是代表非戰的思想，我却說「羣衆」是代表反抗侵略戰爭的反抗，與其認爲這是人生理想的悲劇，無甯說牠是象徵人生真理的昇華」，劇中主人末爾爲了反抗侵略的戰爭，受一般國人唾罵，受他親族的嘲笑，犧牲他多年創造之政治地位，他一意冷靜他和一般盲目的愛國主義狂者奮鬥不已，結果，甚至不了解他激於愛國狂的他的愛妻也脫離了他，而且自身竟被所謂羣衆打死，臨危不餒，可是可怕的戰爭告終，他的思，人格，氣節，無不爲國人景崇，國人爲他立碑，無上榮耀的表彰，不是證明他的精神，還是貫注在羣衆們心之深處嗎？譯筆忠實，流利，既不失原文風格，復力求對話舞台化，特此告白。原價六角

## 杭州文藝界續訊

---

西 彥

錦章兄：

『橄欖』新年號收到後，本想立刻寫信給你，報告我的欣歡：『橄欖』在外形與內容上，都有了極顯著的進步了。不過，在『批評與介紹』一欄裏，作品還欠力量。批評是件難事，影響於各方面都極大，是應該大胆而細心，予以較大的注意的。希望在這方面能夠做點成績出來，那才不愧有『橄欖』之特色哩。

現在，我已經暫時離開杭州，來這個窒息的鄉下了，來信，是從杭州轉寄來的。關於杭州的文藝界，據所能記憶到的，再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吧。

杭州，雖然是東方的一個名勝地，但文藝界的荒蕪，是會叫你不相信的。在上會，我不是已經說過，今年，算交了紅運，有幾種能夠露露頭面的刊物產生了嗎？哈，這一回且連接地來了幾次的公演呢。關於這個，在這裏，

我也不妨同你談談，橫豎所談的是文藝界，離題也總不致於太遠的吧。

公演的名目，同是爲東北義勇軍籌款。公演的劇社，是『藝專』與『復旦』。藝專劇社公演的是愛的悲劇『茶花女』，日期是去年十二月廿八廿九兩天。關於這次公演給我的印象，我可以從『文壇新聞』上抄錄一段唐珍君的文字給你看：

『他們演戲的目的是爲了籌款去援助東北的義勇軍，那至少是應該演一點能夠發揚民氣的劇本才合理，但事實上演的却是這樣一個十八世紀的頹廢得十分可以的劇本，這矛盾簡直比送羔羊美酒去給東北義勇軍吃還要厲害。』

至於表演的藝術方面，我沒有去看過，所以不能說什麼話，據說是很不錯的。

復旦劇社在過去是有着相當的供獻的，給人們的印象並不能算壞。這次所表演的劇本，是王少遊的『勝利』，柴霍甫的『蠢貨』，與田漢的『戰友』，日期是一月三四兩天。我是在第二天去看的，看客雖不多，但表演的技術却是有着相當的成功的。『勝利』中的女角周靜窠(?)女士，與『蠢貨』中的男角陸慶森君，在種種方面，都能給觀衆以極

深刻的印象。『勝利』中周女士扮演陸韻琴，那種冷冷的態度，冷冷的對話，活活地表演出一種 Sophiscated 的女性的色相來，確實難能可貴。而給我的印象頂好的，却還是『蠢貨』中扮女角波波瓦的張淑婉女士。第一是她那種忽冷忽熱的態度，表演得十分動人；第二是她咬音的準確，化裝的得宜。雖在閉幕時，把原劇中的情節有所更刪，但在舞台上，她給觀眾的印象，無疑地，是非常能博得好評的。

『戰友』一劇，是田漢氏最近的力作，在劇情本身上是能動人的，所以表演時也很能博得許多的鼓掌。且裏面的主角，像扮沈孟嘉的唐玄凡；扮老劉的包時，都很能把那種熱烈的情緒充分地表達出來。總之，復旦劇社在各方面：燈光，臺步……大致都還不錯，雖然在劇台劇場方面有着缺點，其中有幾個配角，有的國語不純熟，有的態度欠自然，但在話劇不甚發達的中國，我們是不能那樣苛求的。

這一次的公演，藝專劇社所表演的是悲劇，而復旦劇社所表演的却全係喜劇。我們知道，一個劇本的上演頂難成功的是喜劇。此次，對於這一次復旦劇社的公演，在我，是認為有相當的滿意。



哦，滿得這麼許多啦。你知道，在公演之後，還有那個雄美人梅博士呢。門票大洋五塊，乖乖，窮小子不敢領教喲！而且，而且，還有人當面稱這位博士說什麼是中國藝術大師，世界藝術大師咧。啊啊，我為中國藝術界抱冤，為世界藝術界呼枉！

關於演劇的話已經夠了。現在，我們仍舊回頭談文藝界。

文藝界，要說的仍舊是蒼山書店。第四期的『小說月刊』，大概就可出版，裏面的文章有李輝英的『生與死』，沈紫曼的『冬』，段落的『技師』諸篇。『小學生』自江天蔚接編後，內容將傾向於兒童文學方面去。將出版的小說月刊社叢書有沈從文的『鳳子』和『一鱗集』，待印的有蒼山文庫及其他文藝社會科學叢書多種。現在，又增設門市部於新民路，出版部於開元路。看來是在竭力經營的，我們且看它的將來吧。

再呢，便是上面提到過的『文壇新聞』，性質是和『文藝新聞』相彷彿的。第一期已於一月十日出版，編者是文壇新聞社。

『在中國的文壇上，顯然的缺少了一種東西，這東西應該是一條鞭。我們很想把這條鞭把握住，

盡所有的力量去做。自然，我們的說話是大胆的，但我們的力量却是軟弱的。不過我們可以自信：說的話不會掉在題外，也不會像潑婦罵街，也不會盲目思維，我們的態度是純客觀的。」

——文壇新聞：我們的第一聲

裏面所包含的是作家的評傳與消息，新書的批評與介紹，出版界的情形，中國書業的現況，以及新興文學理論等等。

的確，在現今中國的文壇上，是需要着這樣的一條鞭。如果『文壇新聞』能夠正確地把握着這條鞭去積極地使行它應盡的職責，那才是中國文壇真正的福幸。聽說第一期出版後的銷路很不錯，我們祝福它吧。

還有『舞風月刊』一種，樣式是小小的。第一期裏，翻開封面，便是些乖乖的女子照像。啊啊，還用得着說嗎？

此外呢，民國日報上從元旦起，又附印一種叫做『民間文藝週刊』的，裏面專門從事於民間文藝方面的探討。還有一種好像叫做『國光週刊』的，有過廣告，但沒有看見它的出版，大概還沒有到出版的日期吧。

再關於作家方面，據我所知道的，新月詩人饒孟侃，現在在浙江大學文理學院任教。時常寫寫小說的汪錫鵬，

也在浙江大學附中教書。聽說他要組織一個文藝座談會，和杭州文藝某某聯絡，仿一仿法國沙龍的格式。前次說過的『黃鐘文學週刊』的編者白樺，現在已經離開杭州，到南京來啦。

你大概也知道，民國日報副刊『沙發』的編者陳大慈，他仍寫過一本名字叫做『古玩』的小品，裏面所談的都是什麼孔夫子是私生子一類的輕鬆幽默的文字。現在，聽說『古玩』已經被譯成日文了。若然，則足使被矮君子們捧一捧小肚子的。還有上次也曾說到過的民俗學者鐘考文，新來給上海光華書局所編的中國作家自傳寫一篇約三千光景字的自傳。據他自己說，寫自傳不是爲要出風頭，實在是爲要撈得稿費幾文啲！咳，作家之窮境！

還有，上次想要談及而未談及的盧葆華女士，在去年曾印行過詩集『血淚』與小說『抗爭』，她近來時常有作品在各報上發表。她的遭遇是很悲苦淒涼的，此以，在她的作品中處處流露出哀婉與反抗的精神。雖然，她的詩與小說，在技巧上還沒有到成熟的田地，但却是一個並非絕無希望的女作家，聽說，她將把一些舊詩詞集攏印行一本『飄零集』，我們且等着瞧吧。

哦我，那個許欽文，是的，現在又有文章在『沙發』上

見面了，署名是『田耳』。據說，他現在已經放下筆桿，拿槍桿去啦。而新近出版的『大地的女兒』的譯者林宜生，以及時常寫寫劇本的徐寶山，都『確實地』在杭州……

最後所應提到的，便是上次告訴你的，我們這干窮朋友們想辦的『文藝月報』，爲了種種的不方便，恐怕要沒有下文了。

完啦，杭州的文藝界，是這麼貧乏得可憐的。許多作家，有的帶了筆桿來杭州做文章，文章做好了仍帶回上海去；更有的人在杭州，文章却死板板地要往上海以及各方塞，哈，杭州杭州。一個做寫文章的福地啲！

祝筆健

弟西彥從義烏一個小鄉村寄

一月廿三日

# 本 刊 1933 新年號要目

## 小 說

- 白姑娘.....何德明
- 惶惑.....侯汝華
- 戰地風景.....敖本凱
- 仇.....王西彥
- 生活的渦流.....宋錦章
- 闊別.....盛煥明
- 母親和「父親的藝術」.....鄭影子
- 萍蹤.....鄭 鏞

## 論 文

展開一九三三年.....編 者

## 童 話

個人主義之輪廓.....張資平  
研究文藝思潮之切要.....湯增敷

從前.....禾 金

## 小 品

夜.....徐蘇靈

## 其 他

詩歌 有李夾人蕭天石王平陵戴明曙  
等作品

批評與介紹 五種刊物

文化通訊 三篇

文壇情報 十六則

作品與作家另訊 八則

文藝隨筆 九則

## 文壇情報

元 葉

—國外之部

### 1. 高爾斯華綏病故

獲得去歲諾貝爾文學獎金之英國小說家兼戲劇家高爾斯華綏氏(Lohn Galsworthy)，曾擬親往瑞樂領獎，並為增進各國文學家間之諒解起見，曾宣布捐助約九十金磅之獎金於英國筆會。惟高氏因積然於十一月中旬忽患流行感冒症(M'feuenza)繼患貧血症(Anemia)，文學獎金，擬待病愈再行親領，詎知此病意不起，於一月三十一日歿於倫敦。接高氏生於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云。

### 2. 巴比塞保釋牛蘭

曾因地獄(P'Dafev)一作而出名之法國文學家巴比塞氏(Nenrq Borbusse)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近經竭力活動，要求釋放共黨要犯牛蘭(Neolens)夫婦，並經聯名遞書顏惠慶氏轉呈中國政府釋放，我政府因遞接各國名家之要求，有考慮特赦牛蘭夫婦之意云。

### 3. 漢學家伯希和來華

漢學家伯希和氏(Gaul pelliot)法人，於上月初來華，曾受北大教授等熱烈歡迎。接伯氏係法國學術院之院員及法蘭西學院之教授，彼對東方古今語，極多精通，故在漢學及中亞文史學上之地位，歐美人士認為較諸茹里安(Stanislao Julian)及沙畹(Edonard chavanue)，超向上之，而公推為領袖云。

### 4. 蕭伯訥受警告

英國戲劇家兼小說家蕭伯訥氏(Bernaid G.shaw)(一八五六年生於愛爾蘭，曾獲得一九二六年諾欠爾文學獎金)於去年十二月中旬偕其夫人，開始週遊世界。抵印度後，不問英政府態度如何，竟高唱英國將放棄印度之論調，致受殖民地總督之嚴重警告云。

### 5. 馬鑑齋受罰

英小說家馬鑑齋，近因著述回憶錄，受罰兩千元之多，其受罰原由，以此篇回憶錄，將其在希臘服務英國情教時之祕密，洩漏所致。

### 5. 蕭伯訥定期來華

年達七十餘之英老文豪而具有週遊世界壯志之蕭伯訥氏，定本月中旬來華，並決乘坐飛機，一覽長城，本京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氏並聞已去函敦請其演講，接蕭氏善於辭令，曾在非洲唱黑人優於白人之說，來華後，一般人預料，必將有獨特之意見發表。

### 7. 馬齊里訥獲得龔果爾獎金

法國一九三二年龔果爾文學獎金，已給因狼羣 (Les Loups) 一作而得名之馬齊里訥氏 (Guy Mazline) 又去歲法國國家學院文學獎金已與諾漢 (Nohain) 再費米那獎金已與費爾曼台 (Ramon Ferwandez)

### S. 託爾斯泰的作品展覽

俄國文豪託爾斯泰 (L. Tolsloy) (828—1910) 是一個人道主義的作家，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有「復活」「戰爭與和平」「安娜克林尼娜」等。刻莫斯科之託爾斯泰博物院，決將他的作品，改變排列方法，按照時期，分為四類展覽



，爲一類爲「四十年代與五十年代」之作品，如「幼年」「哥薩克」等；第二類爲「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的作品，如「戰爭與和平」「安娜克林尼娜」等；第三類爲「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作品「復活」「黑暗的權力」等；第四類，爲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後的作品。又該院現正編著託爾斯泰全傳及託爾斯泰作品文件目錄云。

## —國內之部

### 1. 慧星創刊

南京去歲組成之白門文會，組成後，卽有出版文藝刊物之喧聲醞釀至上月一日，始有「慧星」出版；執筆者爲趙景深段可情孫俚工等。

### 2. 陳夢家投筆從戎

徐志摩提拔之詩人陳夢家氏，自去歲下學期起脫離北新書局後，卽考入燕京大學求學。此次日軍大舉攻佔榆並圖危害平津，燕大師生，激於義憤，乃有熱河工作隊之組織，參加者十七人，夢家亦隊員之一，聞已開抵前綫，從戎矣。

### 3. 天津的文藝界

天津文壇，素稱沉寂，向無定期刊物之發行，精華書局有鑑及此，已着手籌備出版文藝雜誌一種，定名為「精華」由丁丁編輯，下月可出創刊號。

#### 4. 文藝新聞的刊物勃興

專事報告文藝界消息的刊物，一時風起雲湧，除湯增啟主編之星期文藝，顧瑞民主編之出版消息，浙江流通書館發行之出版月刊外，最近又有現代書局之現代出版界及杭州蒼山書店之文壇新聞出版云。

#### 5. 新京文壇又將活躍

新京文藝界，在九一八以前，曾活躍一時，彼時定期刊物之多為歷來所未有，如線路社主編之橄欖月刊，中國文藝主編之文藝月刊，汪漫鐸主編之創作月刊，向培良主編之青春月刊，開展社之開展月刊及流露社之流露月刊等。嗣後，均先後停刊，一二八事起後，僅存線路社主編之橄欖月刊一種，新京文壇，略感沉寂。繼后，文藝月刊及流社月刊均復刊，並有矛盾月刊之出版，惟措均未能按期發行。最近，文藝月刊三卷六七期合刊又出，又有慧星月刊之創刊，最近並有機輪月刊及朝問月刊發刊之消息，新京文壇，又將呈活躍之氣象矣。

### 6. 凱末爾傳譯出

線路社社員何雙璧，對於政治經濟有深切研究，對於文藝，亦有素養，最近譯有土耳其民族英雄凱末爾傳一冊，譯筆忠實流利，且際此國難臨頭，羣衆均爭睹解除國難之英雄凱末爾傳略故此書出版後，銷數甚廣，向該社函購者亦不少云。

### 7. 定期文藝刊物另訊

上月份文藝定期刊物，創刊之多，爲歷年所未有，除「慧星」「文壇新聞」外，尚有「藝風」「新壘」「東方文藝」等創刊云。

### 8. 著作人出版人聯合會防止翻版

中國著作人出版人聯合會，最近因發見翻版之出版物頗多將集議防止翻版問題，聞對翻版者及販賣翻版書籍之書舖，將議嚴懲辦法以資防止云。

# 雜 記

## 編 者

接到了八篇「批評與介紹」的文字，但沒有 一篇刊出，這是對不起各作者的，所以不刊登的原因，也有我們的苦衷在；爲了來稿，不是罵街式的漫罵，便是對自己有關係的出版物，盲目的頌揚；還有一種，對文藝定期刊物的批評，僅只抽擇一二篇來，作爲整個刊物的批判，也似有不合，因爲一個定期刊物中，包含的作品，大概在十篇以上，一二篇作品，決不能代表其餘的作品的，一二篇作品的好壞，也決不能概括其餘作品的好壞。這便是我們所接到的批評介紹文字，不刊的原因，而且請各作者鑒諒的。

我們以後所希望的，是站在客觀立場的批評分析的文字，對於定期刊物的批評，無論縱的一歷史的，或橫的一各作品的，都以詳盡爲適合，如果對某一篇作品，有深切

的批評，那末，請用那篇作品的題目為題目，萬分以定期刊物的名稱題目。

並且，很希望這次作批評介紹文字的作者，能本我們的意志，依舊掬起你們對本刊的熱誠，繼續的賜稿。

其次，關於社會科學研究會和文藝研究會，已開過一次籌備會，在不久的將來，即可籌備成立。

還有，讀書研究會，參加的，十分踴躍但都是外埠的讀者，所以我們的計劃，先用通訊研究的方法，如果某地讀者參加者特別多時，我們便介紹位地各讀者組織讀書研究會分會，各讀書者及各分會須依然總會規定的辦法研究，將來研究有成績時，預備每年出版專載讀書會消息和成績的單行本。

最後，請擔任文化通訊的各作者，以後，關於通訊稿件，務於二十五日前寄到，以免不及排入。